

冰心儿童图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得主 袁博 最新力作

野犬王朝

袁博
著

动物
小说王子
袁博
非洲系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野犬王朝

袁博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犬王朝 / 袁博著. —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8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

ISBN 978-7-5376-8294-7

I. ①野… II. ①袁…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2455号

丛 书 名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

书 名 野犬王朝

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 王 鹏

责任编辑 孙卓然 绘 画 吴子晋 徐 辉 田 丽

美术编辑 季 宁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电话 010-87653015 (发行部) 传真 010-87653137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880×1300 1/32

印 张 5.25 彩插 0.12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8294-7

定 价 18.00元



内容提要

非洲野犬是一种家族意识很强的动物，有的野犬家族是父系传承，有的是母系传承，最强大的野犬家族被称作野犬王朝。

年轻雌犬卡塔拉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野犬王朝。当年轻的卡塔拉即将离开故土远行时，喷毒眼镜蛇的袭击使母亲不幸死去，父亲生命垂危。野犬家族同时失去了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卡塔拉不得不留下来，背负起照料重伤的父亲、养育弟弟妹妹的重任。

半年之后，父亲恢复了健康，弟弟吉姆也长大了。外来雌犬苏曼和苏米姐妹加入了野犬家族，不需要卡塔拉继续承担雌性首领的职责。就在卡塔拉打算离开家族时，恶魔般的眼镜蛇再次出现，父亲和弟弟吉姆同时死于非命，家族的父系传承由此中断。

卡塔拉决定留下来，在故乡的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母系野犬王朝。正在卡塔拉打算接受外来的雄犬加入族群时，卡塔拉发现苏曼将要分娩，苏曼腹中的胎儿流着弟弟吉姆的血脉……野犬家族的父系传承即将延续下去，卡塔拉又将何去何从？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舍身救父	3
家门不幸，故土难离	3
猎杀长颈鹿	8
痴傻的叔叔	14
勇闯鬣狗领地	26
第二章 失去雄犬的家族	35
流浪雌犬姐妹	35
纯白色的大尾巴	41
家族复兴的希望	45
黑夜中的眼镜蛇	51
第三章 不遗余力，养育幼崽	57
难缠的傻叔	57
卡塔拉的抉择	64
母亲的心	72
归来的杜美拉	80

第四章	入侵者	86
	转移幼崽	86
	为奴隶的母亲	90
	洞口遇险	97
	苦难中的母子	103
	黑斑羚肉	114
	苏曼之死	120
第五章	勇敢的母亲	126
	悔恨不已	126
	进入洛克族群	131
	新的生力军	139
	勇敢的母亲	144
尾声	153
自然博物馆	非洲野犬	154
非洲——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袁博	158





前言

在非洲大陆的热带草原上，除了人类建立的国家之外，还有着一个个名声显赫的动物家族。其中，最强大的家族被称作王朝——

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马迦狮子王朝、博茨瓦纳稀树草原上的杰瑞德狒狒王朝、卡拉哈里荒漠草原上的亚历山大鸵鸟王朝……这些响亮的名字，在草原历史的天空上如流星般灿烂地燃烧，而后又消失在地平线尽头，化为一个个古老的传说。

火红色的烈日从东方升起，如同王朝的诞生。这里，是强者的土地，是英雄的故乡。英雄的故事传唱千载，未曾停息。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南非草原的希鲁斯河畔，会看到希鲁斯野犬王朝的后裔，风暴般从草原上掠过。

希鲁斯野犬王朝是非洲大陆曾经有过的最强大的野犬家族，在它们称雄南非草原的一百年间，没有谁胆敢成为它们的对手。骄傲的狮群看到它们要远远地逃走，狡黠的花豹被它们逼得爬上带刺的树冠，贪婪的鬣狗被它们驱逐得无影无踪……

这是一个空前强大的野犬家族。在非洲野犬日渐衰微的时代，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卡塔拉从未建立过自己的野犬家族，也从未做过希鲁斯野犬王朝的首领，却是这个强大的野犬王朝真正的奠基者。



第一章 舍身救父

家门不幸，故土难离

两岁大的雌野犬卡塔拉即将远行。

卡塔拉的家族世代居住在希鲁斯河畔，包括卡塔拉在内，现在共有六只成年野犬，是一个规模并不算大的非洲野犬家族。七岁的雄犬安提拉和五岁的雌犬马沙，分别是这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是卡塔拉的爸爸和妈妈。

非洲野犬的雄性与雌性体格相近，在性别上区分不出优势。所以，有的野犬族群是由父系血缘纽带构成的，有的野犬族群是由母系血缘纽带构成的，而希鲁斯野犬家族是一个父系的野犬族群。

非洲野犬的平均寿命只有十一岁，两岁就已经是步入成年门槛的青年野犬了。按惯例，在父系的野犬家族中，女儿接近成年的时候就要离开族群，到外面的世界

里闯荡，直到找到合适的伴侣，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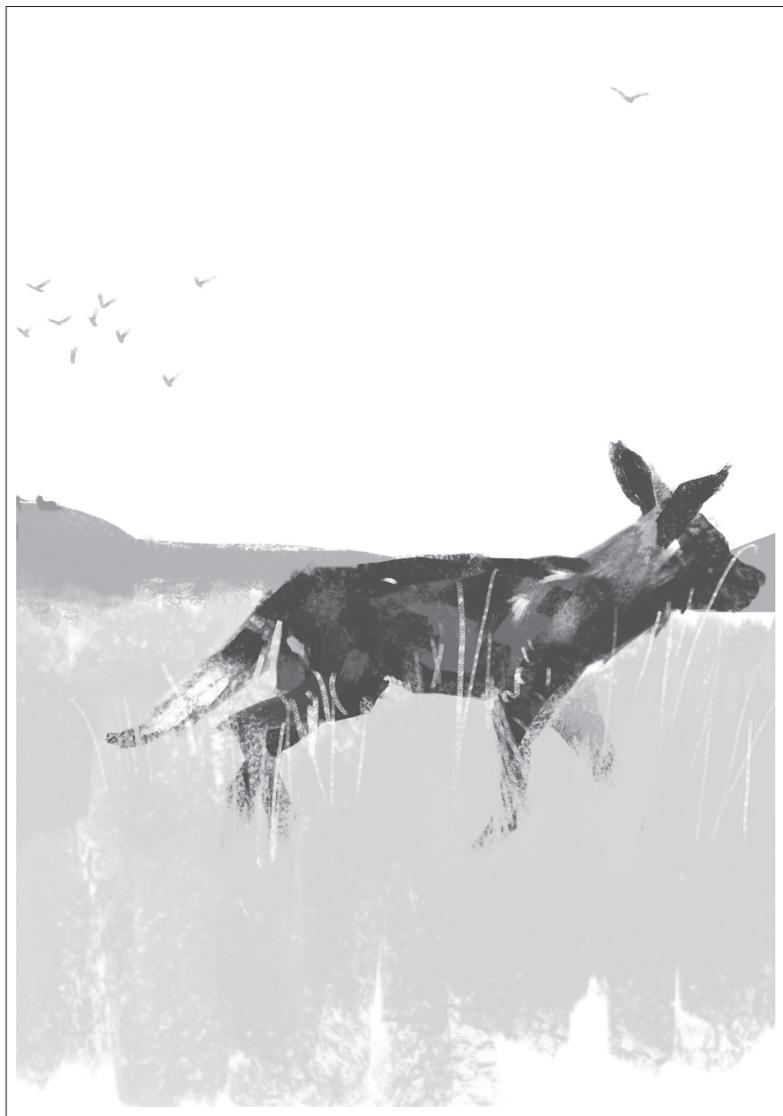
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卡塔拉即将离开它的爸爸、妈妈、叔叔、弟弟、妹妹，远走他乡，去寻找新的家园。

但是，故土与亲情总是值得留恋的。非洲野犬是一种极为重视亲情的动物，每当它们狩猎归来或是即将远行的时候，总是会相互舔舐脸面，用一声声轻柔的呜咽传递着它们对于亲属的祝福。爸爸安提拉、妈妈马沙、傻子叔叔、同岁的弟弟吉姆、一岁的妹妹杜美拉，先后和卡塔拉相互舔舐脸面。四个三周大的弟弟妹妹也轻声哼叫着，向它们的姐姐道别。不过，它们的年纪还太小，不懂得什么是离愁别绪。

野犬爸爸安提拉和野犬妈妈马沙，带领全家爬上了一个陡坡，恋恋不舍地轻声呜咽着，为卡塔拉送行。

在暖融融的夕阳下，这幅场景显得格外温馨。

此时，沉浸在送别气氛之中的整个野犬家族，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越走越远的卡塔拉身上。谁也没看见，在茂密的草丛中，一条眼镜蛇将身体的三分之一从地面



上高高竖起，做好了攻击的准备。

眼镜蛇从左到右，摇摇晃晃地举着三角形的脑袋，滋滋地吐着分叉的舌头，颈项间撑开颇具威慑力的风帽状皮兜，警告这些野犬离它远一些。看来，野犬家族不小心把脚踏进了眼镜蛇的地盘。当这一切警告都未能奏效之后，眼镜蛇发起了进攻。

一股毒液，径直射向野犬爸爸安提拉的双眼。

是可怕的喷毒眼镜蛇！安提拉惨叫一声，警告大家迅速撤离这个危险的地带。可惜，已经太晚了。喷毒眼镜蛇的毒液连续喷射三次，同时也射向了紧跟在安提拉后面的四个年幼的孩子。喷毒眼镜蛇的高危险性在于，它的毒液可以呈散射状喷出，并且可以连续喷射数次，几米之内的动物会同时中毒。

野犬妈妈马沙听到野犬爸爸的警报声，立刻转身冲向了它年幼的孩子，却恰恰与眼镜蛇正面相对。对眼镜蛇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挑衅行为。眼镜蛇滋滋地吐着信子，将它三角形的脑袋猛地向前蹿出，狠狠地咬住了马沙的左肩。

马沙四肢痉挛，双眼暴突，没过多久就停止了呼吸。

还未走远的卡塔拉，听到了爸爸安提拉的惨叫声，急忙跑了回来。可此时，妈妈马沙已经停止了呼吸，在它怀里的四个三周大的弟弟妹妹也已成了四具渐渐冷却的尸体。那条眼镜蛇早已钻入草丛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卡塔拉愣愣地站在那里，极度的悲伤使它不知所措。弟弟吉姆和妹妹杜美拉也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呆呆地站在远处。只有没心没肺的傻子叔叔还在一旁溜达，学着鬣狗的样子怪异地嚎叫。

眼镜蛇的毒液使野犬爸爸安提拉双目失明，它却仍在草地上嗅来嗅去，找寻着它的儿女。它是父亲，是首领，它要确保自己亲属的安全。

啪！安提拉摔倒在地。眼镜蛇的毒液从眼睛渐渐侵入安提拉的体内，使它全身抽搐。看着危急之中的父亲，卡塔拉立即清醒过来。它用嘴拉起爸爸安提拉，让爸爸咬住自己的白尾巴，带爸爸来到希鲁斯河边。眼镜蛇的毒液已侵入安提拉的身体内部，必须不断地饮水排毒，才有活下来的可能。

卡塔拉把爸爸带到河边后，立即用舌头卷起水滴，

为爸爸清洗眼睛。由于中毒，安提拉的嗓子焦渴难耐，大口大口地吞饮着河水。

卡塔拉看着被毒素折磨着的父亲安提拉，看着痴傻的叔叔，看着还未成年的妹妹杜美拉和弟弟吉姆，默默地忍下了悲伤的泪水。

现在，它不能离开这片它生长的土地，这个家族需要它。

希鲁斯河流水滔滔，带走了卡塔拉所有年少时的幸福时光。从此，卡塔拉背负起了家族的重任，面临一场又一场的考验。

猎杀长颈鹿

起初，安提拉还能够行动，能摸摸索索地被女儿卡塔拉带到河边喝水。但入夜之后，安提拉开始进入昏迷状态，只能靠卡塔拉到河边吞水喂给它。安提拉唾液分泌物越来越多，口渴越来越严重，身体越来越虚弱。

看到爸爸现在的状况，卡塔拉心急如焚。

非洲野犬族群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长颈鹿的血能解百毒，无论被什么样的毒蛇咬伤，都可以用喝长颈鹿血的方法治好。

可是，几乎没有哪个野犬族群曾经猎获过长颈鹿。至少，希鲁斯河畔的野犬家族从来没有捕获过长颈鹿。尽管卡塔拉的爸爸妈妈都是草原上最好的猎手，狩猎成功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猎杀过不计其数的羚羊和角马，但它们从来没有打过长颈鹿的主意。

长颈鹿身高五米，即便非洲野犬能跳到小树上，也不可能咬到长颈鹿的喉咙。况且，长颈鹿的身材有野犬的十几倍那么大，四只蹄子如同四口磨盘，只要狩猎时被长颈鹿铁石般的蹄子轻轻碰到，就足以要了野犬的性命。

因此，即使饿得饥肠辘辘，非洲野犬也绝对不会去招惹长颈鹿。

可是，要解爸爸的蛇毒，取长颈鹿的血似乎是最有效的方法。爸爸安提拉和妈妈马沙既是安提拉家族的狩猎主力，也是经验丰富、能够带领整个家族与草原上的

天敌周旋的首领。现在，妈妈马沙已经死了。如果爸爸安提拉就这样醒不过来，希鲁斯野犬家族可怎么办？

可是，弟弟自幼娇生惯养、狩猎技艺拙劣，妹妹年纪还小、只有一岁，叔叔又傻，它们一家四口无论如何都很难捕获长颈鹿，得到鹿血。即使捕获了，巨大的长颈鹿也会招引来成群的狮子和鬣狗，辛辛苦苦得到的猎物也会落入这些草原强盗的口中。

看着气息越来越微弱的爸爸，看着陪着爸爸呼呼大睡的傻叔，看着在捕捉小昆虫喂给爸爸的妹妹，看着混进鬣狗群抢夺腐肉被咬伤的弟弟，深深的悲伤与忧郁填满了卡塔拉的心灵。

希鲁斯野犬家族一定要活下去。

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卡塔拉终于下定决心，要用长颈鹿的血救它的父亲，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为了爸爸安提拉，为了希鲁斯野犬家族的生息，卡塔拉要带领全家去冒险猎杀长颈鹿。

在猎杀长颈鹿的过程中，卡塔拉平生第一次担任首领的角色。即使对于一个富有经验的首领而言，猎杀长

颈鹿也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何况卡塔拉还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猎手呢？

在这场狩猎中，卡塔拉首次显现出它作为首领的优秀素质：智慧、勇敢、坚毅，这些素质使它在以后的岁月里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让陷入重重危机的希鲁斯野犬家族走出泥潭。

卡塔拉潜伏在灌木丛中，远远观察着长颈鹿，它在寻找着长颈鹿的弱点。再强大的生灵都有自身的弱点——爸爸安提拉和妈妈马沙是卡塔拉心目中战无不胜的英雄，即使它们这样了不起的英雄也被一条毒蛇害了，高大的长颈鹿也一定有自己的弱点。

两天以后，卡塔拉终于制定出了捕猎长颈鹿的方案。

卡塔拉将爸爸安提拉藏在灌木丛中，免得昏迷不醒的安提拉在它们外出狩猎时遭遇其他食肉动物的袭击。

随后，卡塔拉和弟弟吉姆、妹妹杜美拉、傻叔都埋伏在了河边的芦苇丛中，只等落单的长颈鹿来河边饮水。卡塔拉之所以选择在河边伏击，正是由于它看出了

长颈鹿的弱点所在。

长颈鹿长长的脖子可以帮助它们很容易地觅食，它们甚至可以吃到高达六米的树冠上面的树叶，这是任何非洲草原上的食草动物都无法比拟的。但如果它想喝水的话，长长的脖子就是最大的障碍，长颈鹿必须把头低低地垂下，将长长的脖颈完全暴露在无法用任何方式进行防御的角度。

卡塔拉和它们的亲属埋伏了大半天后，终于有一只半大长颈鹿优雅地向河边走来。它走到岸边，谨慎地看看四周，然后向前屈膝，张开前腿，脖颈向河水伸去，脑袋慢慢地垂下……

此时，就是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机。

卡塔拉将白色的尾尖在芦苇丛中扫过，朝弟弟、妹妹和傻叔示意。

在长颈鹿用舌头俯吻水面的瞬间，弟弟吉姆咬住了长颈鹿张开的前腿，妹妹扑向长颈鹿的头颅，咬住长颈鹿后腿的傻叔被这个惊惧的庞然大物狠狠地踢到了一边，卡塔拉则用它利刃般的牙齿准确无误地切断了长颈鹿脖子上的主动脉。

“哗——”，新鲜的血液喷涌而出，灌满了卡塔拉的喉咙，力大无比的长颈鹿像一块海绵似的伏倒在地面上。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狩猎。然而，卡塔拉并没有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这也是卡塔拉日后作为一个忍辱负重的杰出首领的素质所在。

“啊——哈——啊”，远处传来一声声似笑非笑的声音，这是鬣狗特有的嚎叫声，成群结队的鬣狗即将聚拢而来。

鬣狗的嗅觉极为灵敏，并且它们对鲜血的气味格外敏感。鲜血，意味着新鲜的食物，能够使它们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一般激动。在草原上，只要嗅到了鲜血的味道，任何一只鬣狗都能够一呼百应，会有千百只鬣狗同时聚集过来。不劳而获是鬣狗群的拿手好戏。鬣狗群常常仗着狗多势众，把刚刚捕获的猎物硬生生地从非洲野犬嘴边抢走。

卡塔拉立即丢下长颈鹿的尸体，带领自己的亲属逃开。卡塔拉知道，在家族力量薄弱的时刻，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鬣狗群发生正面冲突。更何况，这次猎杀长颈鹿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取得长颈鹿血，既然目的已经

达到，就应当尽快撤退。

老老少少四只野犬饿着肚皮离开了它们辛辛苦苦狩猎获得的长颈鹿。被长颈鹿踢伤的傻叔咕咕噜噜地呜咽着，显然伤势不轻。

卡塔拉将喉咙中的鹿血一口一口吐在了爸爸的口中，希望它的爸爸能借助长颈鹿血恢复健康。如果是这样，大家为了狩猎长颈鹿所有的付出就没有白费。

痴傻的叔叔

两天两夜过去了，爸爸安提拉只是偶尔会无力地睁开一下眼睛，随即又陷入昏迷状态。

蛇毒仍然没有散去。看来，长颈鹿血能解百毒只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只不过是野犬们糊里糊涂的一厢情愿。

傻叔被长颈鹿踢伤了，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痊愈，无法参与狩猎。弟弟吉姆狩猎技艺平平，妹妹杜美拉年

纪还小，在狩猎活动中帮不上多少忙。全家所需的食物都依靠卡塔拉狩猎供给。可是，没有同伴的很好配合，在视野开阔的稀树草原上很难捕到猎物。几天以来，卡塔拉没有捕到任何大型猎物，只能依靠捕捉老鼠和昆虫充饥。

此时此刻，卡塔拉比任何时候都更盼望能够得到妈妈的帮助，希望妈妈还在它的身边。卡塔拉前腿跪在地上，双耳贴后背，将头贴在地上，低低地呜咽着。

草原上的夜晚，星光璀璨。一只只明亮的星星在深夜中俯瞰着大地，像是妈妈明亮的眼睛。只是，妈妈再也不能向卡塔拉发出呼唤了。

彷徨中的卡塔拉把头低低地垂下，草丛中硬硬的草尖扎伤了它的嘴唇。

突然，卡塔拉想起了一种草——蛇根草。或许，这正是灵魂已经飘到星辰之间的妈妈马沙带给卡塔拉的启示。

妈妈来自南方草原上最大的野犬族群——马尔哈姆野犬王朝。马尔哈姆野犬王朝拥有整个南方草原上最广阔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个常年不干涸的湖泊——马尔

哈姆湖，无论是旱季还是雨季都水色清澈。在马尔哈姆湖边，生长着蛇根草，无论中了什么样的毒，都可以用蛇根草治好。

妈妈马沙两岁的时候，草原上最大的鬣狗群入侵到了马尔哈姆湖畔。马尔哈姆野犬王朝与鬣狗群浴血奋战了一天一夜，最后溃败而退，整个家族解体。妈妈马沙流浪到了希鲁斯野犬家族，成了爸爸安提拉的妻子。

马尔哈姆湖离希鲁斯河并不远。可现在，生长着蛇根草的马尔哈姆湖畔是鬣狗的领地。有一次，在妈妈马沙教卡塔拉狩猎时，它们曾经到过那片领地的边界。妈妈马沙告诫卡塔拉要远远地离开这一地带，避开那些讨厌而又凶恶的鬣狗。

非洲野犬与鬣狗的体格和外形看起来都很相似，都是非洲草原上的中型食肉动物，都具有犬科动物的外表，都长着黑色与褐色相间的皮毛。在其他动物眼中，它们似乎是同一种动物。但实际上，非洲野犬是一种犬科动物，鬣狗则隶属于鬣狗科，没有多少亲缘关系。并且，这两种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动物从来就是死对头。

非洲野犬压根儿瞧不起鬣狗，视鬣狗如同低劣的强盗。

在非洲野犬看来，它们自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动物。不过，它们也的确有理由如此自豪。非洲野犬有着大而圆的耳朵，四肢纤长，体形具有典型的犬科动物式的匀称。黄、黑、白、灰四种颜色覆盖非洲野犬的整个身体，尾巴末端凝结为纯白的颜色，使它们显得大气而高贵。

更让非洲野犬感到骄傲的是，它们是非洲稀树草原上最好的猎手，狩猎成功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所以又称猎狗。在富有经验的非洲野犬首领的带领下，野犬家族的狩猎成功率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

鬣狗的体形比非洲野犬大将近一倍。它们前肢长，后肢短，脑袋圆而小，一对耳朵上长着稀稀拉拉的杂毛，整个身体的比例显得极不协调。鬣狗全身卷曲蓬乱的黄毛上有着不规则的暗褐色斑纹，自颈至尾的脊背上长着猪鬃状的鬣毛，在非洲野犬看起来极为丑陋。鬣狗的一双眼睛总是斜视前方，露出贪婪的神情，显得猥琐不堪。

鬣狗是一种食腐动物。当它们独自行动时，它们生

性胆怯、夹着尾巴，只会捡拾其他动物吃剩的腐肉充饥。可一旦它们集结成群后，就变得又凶又狠，厚颜无耻地四处抢夺其他动物捕获的猎物。鬣狗有着有力的双颌，有着能够切断骨头的利齿，可以集结成任何食肉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庞大群体，是非洲大陆最为可怕的杀手，就连狮子对它们也敬畏三分，庞大的鬣狗群甚至常常从狮群口中抢夺食物。鬣狗是一群令所有猎手反感的强盗，可谁都对它们无可奈何。

现在，生长着蛇根草的马尔哈姆湖畔是鬣狗的领地。如果贸然闯入这些强盗无赖的领地，后果可想而知。

“啊——哈——啊”，鬣狗的叫声从近处传来，卡塔拉心中一紧。在父亲昏迷不醒的时候，卡塔拉最担心有不怀好意的鬣狗在附近徘徊。

卡塔拉转过头，原来只是一场虚惊，是傻叔扯着嗓子，发出了一声鬣狗式的嚎叫。傻叔饿了，它要吃东西。

看着受伤还未痊愈的傻叔，卡塔拉不放心让它外出狩猎，只好费力帮傻叔找来一窝田鼠崽给它充饥。看着痴傻的叔叔，苦涩的往事涌上了卡塔拉的心头。

那是一年半之前。

希鲁斯野犬家族本来也是草原上的一个比较大的非洲野犬族群，家族成员有二十多个——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五个叔叔，以及卡塔拉的五个姐妹、八个兄弟，共有十只成年野犬和十四只幼年野犬。

非洲野犬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体系，野犬家族的成员之间表现出了非洲自然界中最紧密、最深厚的亲属关系。希鲁斯野犬家族是一个父系社会体系的野犬家族。在父系社会体系的野犬家族中，雄性野犬有一半留在它们出生的家族内，以确保家族的繁荣——其中只有继任为首领的雄野犬具有生育资格，找到一只来自其他族群的雌野犬作为配偶。另一半雄野犬会在成年后移居到其他地方。

爸爸安提拉一共兄弟六个，必须有三只以上的年轻雄犬外出安家。既然老大安提拉已经继任为首领、娶妻生子，二叔就想带领三叔、四叔、五叔到外面的世界闯荡。

在叔叔们准备离开家族领地前的那个黄昏，妈妈马

沙第一次将包括卡塔拉在内的十四只三周大的幼犬带到地穴外面，与全家见面，送别各位叔叔。这十四只幼犬是妈妈马沙的头一胎孩子，是希鲁斯野犬家族未来繁荣昌盛的希望。已经退位的爷爷奶奶迈着有些迟缓的步伐，和它们即将远离故土的孩子相互舔舐脸面，用一声声轻柔的呜咽传递着祝福。安提拉夫妇特意捕来了四个叔叔平常最爱吃的小羚羊，让它们吃饱后，好有力气远行。

四个叔叔美滋滋地啃食着新鲜的小羚羊，快乐地摇着雪白的尾尖，向安提拉夫妇致谢。

正在这时，一只两岁左右的流浪雌野犬悄悄靠近了正在狼吞虎咽的四兄弟，它饥肠辘辘的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流浪雌犬怯怯地探过头来，只是想分食一点儿四兄弟吃剩的肉屑。没想到，四兄弟竟然把糯滑的羚羊内脏让给了流浪雌犬。

这件看似奇怪的事情其实并不值得惊奇，四兄弟有它们自己的打算。

四兄弟急匆匆地吃饱之后，使出浑身解数，上演了求婚大战，各尽所能，各不相让。只要四兄弟中谁能与

流浪雌犬结为夫妇，谁就能够成为四兄弟中的头领，并且在新的领地上繁衍自己的后代。

二叔首先追逐着流浪雌犬进入了河边的芦苇丛。三叔、四叔、五叔都不甘心放弃，在外边草地上竖起尾巴，各自向流浪雌犬跳着自己的求爱舞蹈，并且不时地相互撕咬着。

爷爷奶奶看着自己四个儿子略显荒唐的举动，只是皱起鼻尖，微微地笑着。这是它们年轻的儿子们所必须经历的生命阶段。慈祥的爷爷、奶奶相互舔舐着彼此的毛发，好似在回忆着当年它们新婚时的光景。

在希鲁斯河边的开阔草原上，一切都呈现出无限的生机。

谁也没料到，灾难在这时候降临。

茂密的芦苇丛中，二叔与流浪雌犬的追逐嬉戏，冒犯了正在希鲁斯河边饮水的一只雄狮。二叔还没来得及发出危险警报就亡命在雄狮的口中了，流浪雌犬慌慌张张地逃了出来。

雨季的芦苇丛实在太茂密了，很难看到芦苇丛后的

危险。看见仓皇逃出的流浪雌犬，三叔、四叔和五叔都认为自己的哥哥求爱失败了，仿佛看到了自己向流浪雌犬求爱胜利的希望。于是它们兴高采烈地大声嚣叫着，尾巴高高地竖起。那三条雪白色的尾尖格外醒目，像是一面面迎风挥舞的战旗。

咬死了二叔之后，雄狮紧紧追逐着流浪雌犬，冲出芦苇丛。雄狮将三个叔叔高高挥舞着的雪白色尾尖，视作对自己明目张胆的挑衅。雄狮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用它的巨掌杀死了距离它最近的三叔，发出可怕的怒吼，将它的同伴——另一头在河边饮水的雄狮从芦苇丛背后引出。

惊慌失措的四叔、五叔狼狈逃窜，下意识地奔向了它们的父母、兄长，向它们寻求庇护。毕竟，那时的四叔和五叔年纪还轻，以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它们的父母和兄长都可以永永远远保护它们。它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着它们的父母和兄长根本没有能力化解的灾难。

两头雄狮如狂飙般席卷大地。

正在洞口附近喂奶的妈妈马沙见势不妙，立即叼起

距离它最近的卡塔拉，跑向地洞。

过了许久，等妈妈马沙小心翼翼地在地洞探出头时，两头雄狮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对这些草原上的暴君而言，对于野犬的杀戮不过是它们一天生活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

淘气的卡塔拉将小小的脑袋探出地洞，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

爷爷、奶奶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圆瞪着眼睛，已经气绝身亡。不远处，四叔、五叔的脖颈被狮子扭断，软绵绵地垂在地上。黑压压的秃鹫在啄食着它们的尸体。

爸爸安提拉身下紧紧护着四只幼犬，可它自己已经遍体鳞伤，血流不止。六叔的身下掩护着惊恐的弟弟吉姆。六叔的头部受了重伤，昏迷不醒。

在险象环生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对于家族的不幸，活下来的野犬根本没有时间哀伤。毕竟，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妈妈马沙，以最快的速度将几个年幼孩子、连同昏迷中的六叔，拖进了领地内的一个隐蔽的土豚洞，以免



遭遇袭击。尽管爸爸安提拉受伤很重，还在流着血，它还是寸步不离地守在了洞口。

几天后，严重的饥饿感在威胁着活下来的一家九口。

此时，只有妈妈马沙能够外出打猎。尽管妈妈马沙狩猎技艺高超，即使单独狩猎也能够捕获到猎物，但仅凭它自己的力量，很难将庞大的猎物运回宿营地。往往是这样：就连妈妈马沙自己都来不及将食物吞满肚子，猎物就被蜂拥而至的鬣狗群或狮群抢去了。

即便如此，妈妈马沙急忙吞下的那点儿食物，大部分也都吐给了身负重伤的爸爸安提拉和奄奄一息的六叔。只有它们尽快好起来，整个希鲁斯野犬家族才能得以保存。

妈妈马沙的奶水越来越少。卡塔拉和它的兄弟姐妹忍受着难耐的饥饿，越来越瘦，在生死线的边缘苦苦挣扎。

一个月后，爸爸安提拉能打猎了，妈妈马沙的奶水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是，妈妈的六个孩子中，活下来的只有卡塔拉和弟弟吉姆。

六叔也从昏迷中醒来了。只不过，醒来后的六叔变成了傻子，成了现在的傻叔。痴傻的叔叔整天学着鬣狗刺耳的叫声，痴痴癫癫地跟鬣狗混在一起，大嚼着腐肉

和骨头，可气而又可怜。

勇闯鬣狗领地

傻叔扯着嗓子，发出一声又一声的鬣狗式的嚎叫，让卡塔拉觉得心烦。

突然，卡塔拉灵机一动，有了主意。

卡塔拉决定带上傻叔，闯入马尔哈姆湖畔草原上最大的鬣狗群，偷取蛇根草。

傻叔常跟鬣狗混在一起，熟悉鬣狗领地的地形和环境。并且，傻叔似乎和鬣狗之间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默契。或许，这些可以降低它们闯入鬣狗领地的风险。

但是，卡塔拉仍然放心不下昏迷中的爸爸安提拉。它在领地内找了一处茅草最茂密、最为隐蔽的土豚洞，将爸爸安置在里边，让弟弟吉姆和妹妹杜美拉守好洞口。

启明星刚刚升上天空，卡塔拉就带上傻叔出发了。卡塔拉昂首阔步地走在前面，俨然是一个野犬首领的样

子。尽管傻叔疯疯癫癫、稀里糊涂，却也对充满威仪的卡塔拉百依百顺。

经过一整天的奔驰疾行，卡塔拉和傻叔接近了鬣狗族群的领地，望见了妈妈马沙日思夜想、却再也不能回去的马尔哈姆湖——美丽恬静的马尔哈姆湖。

想到妈妈马沙，卡塔拉不禁有些悲伤。

到达鬣狗族群的领地边缘时，已是傍晚时分。在夜间潜入鬣狗的领地，是最不明智的做法——鬣狗的夜间视力要比非洲野犬好得多，在夜间潜入马尔哈姆湖畔，很可能会遭遇鬣狗的袭击。它们必须等到白天光线好的时候，到马尔哈姆湖畔慢慢寻找蛇根草。

并且，在卡塔拉的记忆中，对于蛇根草只留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卡塔拉小时候只见过一次蛇根草，那是妈妈偷偷潜入鬣狗盘踞的马尔哈姆湖畔，采来喂给因进食腐肉而中毒的傻叔的——阔叶、蔓状、蓝色的花瓣、白色的花蕊。当时，傻叔吞下蛇根草后，整个脸面都皱了起来，说明这种植物的味道一定是极苦极涩的。

卡塔拉必须在阳光充足的时候进入鬣狗的领地，只

有这样，它才能辨识清楚蛇根草的样子。

为了在白昼潜入鬣狗的领地，卡塔拉还需要一件必不可少的道具。

趁着夜色掩护，卡塔拉很幸运地成功偷袭了一只小羚羊。

卡塔拉选择用嘴巴牢牢地堵住小羚羊的口鼻，将小羚羊闷死，而不是咬断小羚羊的喉咙。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小羚羊的血腥味散发开来，引来抢夺小羚羊的掠食者。

对其他野犬而言，独自捕捉小羚羊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卡塔拉从妈妈马沙那里学到了非同寻常的狩猎速度和狩猎技巧——这是妈妈马沙作为马尔哈姆野犬王朝的后裔所继承的狩猎本领。这几年，屡屡遭受重创的希鲁斯野犬家族能在险象环生的草原上活下来，凭借的就是妈妈精湛的狩猎技艺。

马尔哈姆野犬王朝，那个曾经在草原上称雄一时的家族。

卡塔拉甚至无法想象那个野犬王朝的辉煌，无法想

象那个强盛的家族如何统治着一片幅员辽阔的草原。或许，当那成百上千的野犬从草原上疾驰而过的时候，整个天地都能够被它们倒转过来。

夜色中，马尔哈姆湖和当年一样沉静。

卡塔拉小心地叼起小羚羊的脖颈，就像野犬妈妈叼起自己的幼崽。它悄悄地把小羚羊的身体拖进茂密的草丛，掩盖起来。

傻叔嗅到了小羚羊甜美的气味，垂涎欲滴，学着鬣狗的样子，发出几声轻轻的干嚎。

看着痴傻的叔叔，卡塔拉摇摇头。卡塔拉只好又一次费力地帮傻叔找来一窝田鼠崽充饥，以防傻叔忍不住偷吃小羚羊，打乱计划安排。

卡塔拉守着小羚羊，在草丛中默默等待着，等待着黎明到来。

远处传来了狮吼，东方的天空露出玫瑰色的曙光。

现在，到傻叔派上用场的时候了。卡塔拉把小羚羊推给傻叔，从草丛中蹿出，径直向着马尔哈姆湖的方向

奔去。

看着意外得到的小羚羊，傻叔愣了一下，随即两眼放光、流下一大串口水。“啊——哈——啊”，傻叔学着鬣狗的样子，发出了一声声难听的长嚎。随即，傻叔一口将小羚羊的肚皮咬破，拖着小羚羊在草原上乱窜，唯恐草原上有谁不知道它拥有了一只小羚羊，招引它的那些鬣狗兄弟们和它一同进食。

“啊——哈——啊”，鬣狗的叫声远远近近地响起，此起彼伏。食物的诱惑，使整个鬣狗群全部出动。转眼间，大大小小的鬣狗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踊跃着的身影像是汪洋恣肆的波涛，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比庞大的鬣狗家族。

看着如此众多的鬣狗向自己聚拢而来，傻叔像鬣狗一样痴痴地嚎叫着，显得无比兴奋而快乐。

此时，卡塔拉悄悄地潜入了鬣狗群的领地中央——碧蓝的马尔哈姆湖畔。

此时，鬣狗们都向着拖曳着小羚羊的傻叔聚集而去。远离了鬣狗喧嚣的马尔哈姆湖畔，显得格外宁静。

卡塔拉在湖边仔仔细细地寻找着，找寻着开着蓝色花朵、白色花蕊的阔叶蔓状草——蛇根草。可是，卡塔拉找来找去，怎么都没有看到这种样子的植物。

卡塔拉失望至极，它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神奇的药草存在？养育过无数代野犬的马尔哈姆湖啊，请佑护马沙的女儿吧！

时间渐渐推移，太阳慢慢地向着天穹中央爬去。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小羚羊，不仅吸引了鬣狗，还吸引了成群的狮子。

狮群咆哮着，蛮横地扑向草地上的小羚羊。看到狮子，傻叔似乎想起了父母兄弟惨遭屠戮的悲惨往事，它急忙跌跌撞撞地闪到一边，任由小羚羊被狮子们大口大口地分食。

可是，聚拢而来的鬣狗群并不能心甘情愿地放弃小羚羊。它们仗着狗多势众，朝狮子们厉声叫嚣着，想要从狮群口中抢夺食物。

“轰！”为首的雄狮发出一声短促而有力的咆哮，这一声不可抗拒的咆哮声中充分展示着它的力量——如果

有可能的话，它那有力的双颌能够咬碎坚硬的岩石，能够咬碎任何一只鬣狗的头颅。

鬣狗都是些色厉内荏的家伙，看到强大的狮群根本没有放弃这头小羚羊的意思，鬣狗们只好悻悻地夹起尾巴，一哄而散。

炎炎烈日悬挂在天空的中央。

卡塔拉沿着马尔哈姆湖边转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它记忆中的那种药草。精疲力竭的卡塔拉趴在地上，完全失去了继续寻找下去的信心——或许，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蛇根草这种东西。如果是那样的话，如何唤醒昏迷中的爸爸安提拉呢？

卡塔拉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接近崩溃的心绪，它的眼睛呆滞地盯着脚下的草地。

突然，卡塔拉眼前一亮。

它看到自己踩着的脚下草丛中，出现了如同马尔哈姆湖水一样的碧蓝色。一丛丛的蓝色小花迎着太阳，次第开放，白色的花蕊释放出阵阵清香。

卡塔拉急忙嚼食了一口蓝色小花的茎叶，正如同它

所希望的一样苦涩异常。

没错，这是蛇根草！但这种可以解毒的药草实在太苦了，苦得令卡塔拉嘴唇肿胀，难以合上嘴巴。

远处，隐隐约约响起了鬣狗的喧嚣。鬣狗们没有如愿吃到小羚羊，便向着它们在马尔哈姆湖畔的栖息地匆匆赶回。“呜——呜——”，傻叔赶在鬣狗前面，向卡塔拉发出警报声。在危急关头，傻叔似乎恢复了一些神志。

卡塔拉急忙将一大丛蛇根草吞入口中。

“哗——”，卡塔拉将口中吞下的蛇根草全部吐了出来。毕竟，卡塔拉不是食草动物，很难忍受植物苦涩的味道。况且，即使是食草动物，也不会轻易食用这种极为苦涩的药草。

鬣狗群渐渐近了，近得都能听见鬣狗群奔跑的脚步声。

时间容不得卡塔拉迟疑。卡塔拉忍着极度的苦涩感，再次大口大口地将蛇根草吞下，衔在口中。

蛇根草的草茎上生长着倒刺，很容易刺破卡塔拉的口腔。药草往往本身也是毒草，只不过是用来以毒攻毒

罢了。蛇根草能够解百毒，同时也是一种毒性极强的毒草。毒素通过口腔中的伤口流入卡塔拉的血液，使卡塔拉昏昏沉沉、神志不清，使它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此时，卡塔拉只有一个信念——奔跑，向着希鲁斯河不停地奔跑。它要把蛇根草带回去，去救自己的父亲。

卡塔拉在傻叔的带领下，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鬣狗的重围，安全地回到了家。

此时，蛇根草的毒素已经渗入卡塔拉全身的血液。卡塔拉全身浮肿，同样有着生命危险。卡塔拉把带回来的蛇根草喂给爸爸后，自己也昏昏沉沉地倒下了。自从妈妈去世后，四处奔波的卡塔拉第一次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两天两夜之后，安提拉和卡塔拉同时醒来。卡塔拉成功地救了它的父亲，也救了整个希鲁斯野犬家族。

此时，天空中淋下了甘甜的雨丝。雨季又回到了草原，青色的草原再次焕发了勃勃生机。

第二章 失去雄犬的家族

流浪雌犬姐妹

两个月之后，爸爸安提拉恢复了往日的风采，像一个真正的首领一样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在领地上狩猎疾驰。

安提拉带领着卡塔拉、吉姆、杜美拉在希鲁斯河边狩猎，所向披靡，再加上雨季的希鲁斯河边猎物众多，狩猎成功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傻叔又恢复了疯疯癫癫的痴傻状态，它同一群被鬣狗群驱逐出来的残疾鬣狗玩在一起，饿了就找安提拉讨要吃的。

两个月的生死变故，使卡塔拉的弟弟吉姆和妹妹杜美拉逐渐成熟了起来。尤其是弟弟吉姆，再也没有了过去无所事事的闲散样子。吉姆是妈妈的长子，也是妈妈养大的唯一的儿子，自小就享受着母亲最为优厚的施予，直到两岁多了都没学会怎么狩猎。现在，它整日缠着姐姐卡塔拉和它一起练习狩猎本领，追逐着草原上最

为善跑的小羚羊，锻炼自己的狩猎速度。

卡塔拉把自己从妈妈马沙那里学到的所有狩猎本领，都教给了弟弟吉姆。卡塔拉希望弟弟吉姆能拥有超越一切野犬的狩猎本领，同时具有爸爸安提拉的勇敢和妈妈马沙的智慧。它衷心希望弟弟吉姆能够有朝一日重新振兴希鲁斯野犬家族，在希鲁斯河畔缔造一个辉煌的野犬王朝。

现在，希鲁斯家族野犬数量稀少。卡塔拉放心不下自己的亲属们，因此没有离开，暂时承担起了雌性首领的职责。

一天，傻叔带回了两只流浪雌野犬。

这两只流浪雌犬骨瘦如柴，浑身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毛皮青一块红一块的，身上长满了流脓的疥疮。真不知道傻叔怎么会把这样的流浪野犬带回领地！可是，两只流浪雌犬摇着尾巴，哀哀地低声嚎叫着，显得无比可怜。很显然，不知它们曾经走过了多少野犬家族的领地，都没有任何一个族群肯收留它们。

爸爸安提拉和弟弟吉姆厌恶地瞪着两只流浪雌犬，

显然也不愿收留它们——要知道，疥疮是很可能会传染的。父子俩低声咆哮着，它们希望这两只流浪雌犬知趣一些，远远地离开这里。

正在这时，妹妹杜美拉发出小声的呜咽，它央求爸爸安提拉留下两只流浪雌犬——至少给它们一些食物，让它们明天再走。

卡塔拉知道，杜美拉善良、懦弱、害怕孤单，因为杜美拉从小独自长大。

在卡塔拉一岁时，妈妈马沙生下了第二胎，共有十二个孩子，杜美拉是其中一个。

这年雨季，草原上雨水特别大，几乎天天都在下雨。泛滥的河水上涨，使草原上的许多地方变成了泥泞的沼泽，狩猎极为不便。况且，妈妈马沙正在哺乳期，需要留在地穴里照看幼崽，只有爸爸安提拉独自外出狩猎。全家几乎一个月都没有吃饱过。妈妈马沙的奶水越来越少，十二只幼崽没日没夜地嗷嗷叫唤，妈妈的奶头常常被它幼小的孩子们抓咬得血淋淋的。

洞口边，已经半大的卡塔拉和吉姆都被它们的弟弟

妹妹们嚷得心神不宁，何况妈妈马沙？妈妈马沙只好下定决心，暂时离开它的这些孩子们，和爸爸安提拉一起外出打猎。

临行之前，妈妈马沙委托卡塔拉在洞口仔细看护着弟弟妹妹们，不要让它们爬出洞外。并且，妈妈安排弟弟吉姆看管好傻叔，不要让傻叔溜到外面，以免招引来脏兮兮的流浪鬣狗。

爸爸安提拉和妈妈马沙走后，老老实实缩在洞口的傻叔立即翻身爬起。一旦疯疯癫癫的傻叔做出了什么决定，没有谁能够拦得住它，刚满一岁的吉姆更不可能看得住傻叔。一会儿，傻叔就不见了去向，消失在地穴外面的雨幕中。

雨越下越大。

天空是黑色的，昏昏冥冥。天河好似掘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滚滚恶浪直下三千尺，扑向大地，砸出一道道奔腾着的漩涡。整片草原化作汪洋，漫天席地的流水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在天地之间纵横。在黑沉沉的背景下，雨水在肆意地咆哮，草木惊飞。

临近黄昏时，爸爸安提拉和妈妈马沙仍然没有回来。雨水在不断地灌进地穴，地穴里的积水在一寸寸地涨起。

在地穴深处，十二个弟弟妹妹浑身的皮毛被积水浸湿，冷得瑟瑟发抖，不断发出哀哀戚戚的呜咽声。一时间，卡塔拉和弟弟吉姆不知该如何是好。

吉姆想要把乱作一团的十二个弟弟妹妹放出地穴，让它们爬出洞口。卡塔拉则牢牢记住妈妈的托付，不让弟弟妹妹们离开地穴半步。况且，地洞里固然存有积水，外面的雨水却更大，皮毛还未长好的弟弟妹妹们爬到洞外很可能会着凉。卡塔拉不停地用前爪扒泥，筑成一条小小的泥坝，想要堵住洞口周围的雨水。

雨越下越大。卡塔拉和吉姆拼命呼叫着它们的爸爸妈妈，回应它们的却是鬣狗一声声尖厉刺耳的嚎叫。

傻叔回来了，像一条鬣狗似的叫嚷着。尾随在傻叔身后的，居然是两条又臭又脏的鬣狗。

卡塔拉和吉姆拦在洞口，不让傻叔和两条鬣狗进入地穴。在身胚高大的鬣狗面前，卡塔拉和吉姆显得那么瘦小。不过，卡塔拉毫不畏惧，向着鬣狗露出了尚显稚

嫩的獠牙。看着卡塔拉无所畏惧的神情，弟弟吉姆也变得勇敢起来，昂然挡在了地穴入口。

尽管当时还未成年的卡塔拉和吉姆身材瘦小，两条鬣狗似乎也对它们有所忌惮。两条鬣狗哼哼唧唧地乱叫了一通，突然，它们合力扒开了堵在洞口的泥坝，将泥坝挖开了一个缺口。一时间，周围所有的积水都灌入地穴。卡塔拉连忙和弟弟一起冲进地穴，把弟弟妹妹一只只地从水中拖向洞口。

没想到，这恰恰中了鬣狗的奸计。两条鬣狗守在洞口，一个个走出洞口的弟弟妹妹都被吞进了鬣狗的肚子里。直到爸爸安提拉和妈妈马沙归来，鬣狗才悻悻地跑开。

此时，卡塔拉口中正拖着它最后的一个妹妹，它的妹妹杜美拉。在这次意外的事故中，只有杜美拉活了下来。

每当想起这段往事，卡塔拉都会十分内疚。因此从小到大，它都对自己的妹妹杜美拉格外怜惜。杜美拉是在一个缺乏玩伴的环境中独自长大的，因此它珍惜每一个能够陪伴它的伙伴，不想让流浪到此的野犬姐妹离开。

卡塔拉理解妹妹的心情。

“呜——呜——”，卡塔拉朝爸爸安提拉轻声呜咽着，表示自己也希望能够收留这一对野犬姐妹。在卡塔拉、杜美拉姐妹俩的一再坚持下，爸爸安提拉终于勉强同意这两条邈邈不堪的雌犬留在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上。

纯白色的大尾巴

流浪野犬姐妹留下来之后，时间一晃，三个月过去了。

在希鲁斯河畔茂盛的草原上，从来都不缺乏角马、斑马、小羚羊等大大小小的猎物，只是近几年来希鲁斯野犬家族屡屡遭受灾难，可以狩猎的成年野犬严重不足。而现在，流浪野犬姐妹加入到这个族群之后，大家齐心协力，几乎每天都能够捕到充足的猎物，并且时常还有剩余的。

如今，家族狩猎中可依仗的，不仅有卡塔拉和爸爸安提拉高超的狩猎技艺，还有着流浪野犬姐妹的支援。

在一个家族中，多一只野犬，就多一份力量。更何况，流浪野犬姐妹像卡塔拉和爸爸安提拉一样狩猎技艺熟练。

最感到高兴的是那对流浪野犬姐妹——苏曼和苏米。现在，它们每天都有鲜嫩肉食吃，善良的杜美拉还总是把猎物最好的部分让给苏曼和苏米。

三个月后，流浪野犬姐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到希鲁斯野犬家族时的模样。它们四肢修长，耳圆鼻阔，身材丰润匀称，皮毛水滑如缎，毛色斑斓而鲜艳，看不出有一丝曾经生过疥疮的痕迹。尤其是它们纯白色的蓬松的大尾巴，像极了卡塔拉的妈妈马沙。

在妈妈马沙所有的孩子中，只有卡塔拉遗传了妈妈的纯白色大尾巴，这可能也是妈妈马沙对卡塔拉格外信任的原因吧！妈妈马沙曾经告诉过女儿卡塔拉，它们马尔哈姆家族的所有成员都长着美丽的纯白色大尾巴，这是它们家族引以为荣的标志。在卡塔拉的梦境中，时常憧憬着一个拥有美丽的纯白色大尾巴的野犬家族。

善良的杜美拉总是和苏曼、苏米形影不离，把它们视作自己的亲生姐妹。杜美拉常常用舌头替苏曼和苏米



梳理它们纯白色的大尾巴，就像小时候在妈妈马沙身旁，舔着妈妈的纯白色的大尾巴。

卡塔拉也同苏曼和苏米格外亲近。甚至在睡梦中，卡塔拉会不由自主地抱住苏曼和苏米那蓬松的纯白色大尾巴，好似妈妈马沙回到了它们身旁。

现在，卡塔拉、杜美拉和苏曼、苏米情同姐妹，再也不分彼此。

其实，两姐妹来自南方草原的野犬族群——苏里门家族。它们与马尔哈姆家族是近亲，也是一个长着纯白色的漂亮尾巴的野犬家族。并且，它们和马尔哈姆家族的野犬一样身姿矫健、善于狩猎。因此，卡塔拉和妹妹杜美拉对它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苏曼和苏米姐妹不仅仅受到了卡塔拉和杜美拉的欢迎，过去曾一度拒绝接纳它们的安提拉和吉姆父子俩也对它们十分友好。

弟弟吉姆时常和它们四姐妹一起出猎，并且在狩猎中一马当先，总是勇敢地第一个扑向猎物，即使面对角马这样的大型猎物也毫无惧色。捕获到猎物后，吉姆把

最好吃的部位让给四个姐妹先吃，自己主动担当起警戒放哨的工作。

爸爸安提拉在苏曼的协助下，甚至捕获到了一头强壮的雄角马。这是自从妈妈马沙去世后，从未有过的事情。在爸爸飞身跃起、扑向雄角马的那一刻，在一旁观看的卡塔拉意识到，爸爸不仅恢复了健康，还焕发了青春。

安提拉对苏曼姐妹，尤其是苏曼，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

苏曼像极了卡塔拉的妈妈马沙，温和地摇晃着雪白的大尾巴——三年前，流浪中的马沙就是这样来到希鲁斯河畔的。

家族复兴的希望

很显然，苏曼想成为这个野犬家族的雌性首领。

在一个野犬家族中，只能有一对夫妻分别担任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拥有生育权。其余的雄犬和雌犬都没

有生育资格，只能帮助首领抚育它们的后代。

苏曼知道，它们姐妹现在只是暂时居住在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上，一旦希鲁斯野犬家族招来了新的雌性首领，苏曼和苏米姐妹就会被赶走。只有苏曼自己成了雌性首领，它们姐妹才能永远在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上定居下来。只有这样，苏曼才能养育自己的后代。

令苏曼感到放心的是，雄性首领安提拉和它的儿子吉姆似乎都对自己颇有好感。

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雄性首领安提拉今年七岁，已经过了野犬生命中的巅峰时期，却还没有跨入老年野犬的行列。安提拉唯一的儿子吉姆今年三岁，也到了该寻找雌性野犬生儿育女的年龄了。苏曼似乎有些为难，它不知道自己究竟该选择安提拉做自己的丈夫，还是该选择吉姆做自己的丈夫。

苏曼犹疑不决。它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获取作为雌性首领的资格。

在非洲野犬父系社会的家族体系中，一般来说，雌性野犬到了两岁就会离开家族，四处流浪。有的雌性野犬能够找到新的族群定居下来，其中的幸运儿会在新的

野犬家族中成为雌性首领。有的雌犬会与流浪的雄性野犬组建新的家庭，尝试去开辟新的领地。

苏曼来自一个父系非洲野犬家族，它从两岁起就和妹妹苏米一起外出闯荡，已经过了两年的流浪生活，尝尽了苦辣酸甜。苏曼今年四岁，早已做过一次母亲。它深知，能否成为一个占据一方领土的野犬家族的雌性首领，决定了自己的儿女能否平平安安地活下来。

苏曼与妹妹苏米刚满两岁，就离开了苏里门家族所在的南方草原，远离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去寻找新的家园。

很快，它们遇到了一只流浪中的年轻雄性野犬，苏曼与流浪雄犬结为了夫妇。没过多久，苏曼就怀孕了。虽然它们没有领地，三只成年野犬还可以在各个野犬家族的领地之间四处打游击，也不至于饿着。然而，一旦这个小小的流浪野犬家庭想生下小野犬，就必须找一个地穴作为养育小野犬的居所。

非洲野犬不会挖洞，一般会将幼崽生在土豚或疣猪废弃的地穴中。雌野犬在生产之前，往往会在领地范围内找寻三个以上适合生产的地穴，以备幼崽有危险时进

行转移。

苏曼连一个地穴都无法找到，更别说三个以上的地穴了。那些安全隐蔽、洞口被茂密的草丛覆盖着的地穴，都在那些庞大的野犬家族的领地上，是那些野犬家族养育后代的居所，没有谁肯将这些宝贵的地穴施舍给它们。一旦苏曼和它的丈夫、妹妹接近哪个野犬家族的地穴，它们就会被毫不留情地驱逐撕咬。

可怜的苏曼只能在两个野犬家族的领地交接处，寻找到一片相对僻静的地方，在两块岩石之间生下了十二只幼崽。初次做母亲的喜悦很快驱除了无家可归的凄凉。它时时刻刻将自己的孩子们搂在怀中，以防它们遭遇袭击。

但是，食物来源成了一个令它们焦头烂额的问题。它们没有领地，只能靠丈夫和妹妹在两个野犬家族的领地边界上捕捉一些小动物，来养活岩石之间的苏曼和它的孩子们。野犬家族之间的领地边界都是一些最为荒凉的地方，是两个野犬家族都认为没有狩猎价值的地带。在这种地方，即便是小型猎物，也是数量极少的。

由于食物不足，苏曼分泌的乳汁量少而稀薄，显然

无法哺育十二只幼崽，苏曼的孩子们在一只一只地因饥饿而死去。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苏曼的幼崽就仅仅剩下了两只，并且体格十分瘦弱。尽管两只小野犬已经两个月大了，它们的小脑袋依然无力地耷拉在肩膀上，几乎没有办法抬起来。

一天黄昏，邻近的两群野犬同时袭击了它们，两个野犬家族都将它们视作入侵者。由于没有隐蔽的地穴，苏曼的两个孩子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两群野犬的视线之下，被它们残忍地撕碎。苏曼的丈夫被凶恶的对手咬得遍体鳞伤，不知流浪何方。

苏曼和妹妹苏米也被撕扯得伤痕累累。它们哀嚎着，痛苦地离开了这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当时，苏曼是一个丁口兴旺、拥有领地的野犬家族的雌性首领，自己的孩子们就不会死于非命了。为了自己儿女的未来，苏曼有理由为成为一个野犬家族的雌性首领而费尽心机。

苏曼欣赏安提拉和吉姆父子的骁勇，但它更留恋希

鲁斯野犬家族幅员辽阔的领地、清澈的河水、四处可见的斑马羚羊。特别是领地内的五个又宽敞又隐蔽的土豚洞，是繁衍后代的理想场所，无论生育多少幼崽都可以安全度过刚出生三个月内的危险期。

在苏曼费尽心思，试图在安提拉和吉姆父子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苏曼不知道，身为父亲的安提拉早已拿定了主意。

在非洲野犬的家族中，雄性一般在四到五岁之间取得生育权。在安提拉与妻子马沙生下卡塔拉和吉姆时，安提拉四岁、马沙三岁。安提拉的爸爸妈妈在八岁时自动退位，把首领的职责交给了安提拉夫妇。

不错，安提拉是倾心于酷似自己的亡妻马沙的苏曼。但安提拉知道，自己已经七岁，走到了壮年时代的尾声。现在，安提拉的儿子吉姆快三岁了，虽然还尚显稚嫩，却也足以支撑门户了。安提拉应当作为一个祖父，辅助自己的儿子养大新一代。

终于有一天，安提拉在狩猎时，把狩猎阵形中雄性

首领的位置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吉姆。同样，在家族中暂时担任了半年雌性首领的卡塔拉，也把狩猎阵形中雌性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苏曼。

当安提拉看到自己的儿子吉姆和年轻的苏曼并肩奔驰在一起时，它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和妻子马沙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从这对年轻首领矫健的背影中，安提拉看到了家族复兴的希望。

但愿从吉姆和苏曼开始，希鲁斯野犬家族能够一代代子孙兴旺、生生不息。这是安提拉作为一个父亲的希望和祝福。

黑夜中的眼镜蛇

从父亲安提拉到弟弟吉姆，从妹妹杜美拉到苏曼、苏米，以至于傻叔，从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身上，卡塔拉都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就像是雨季里的阳光在暖融融地烘烤着身体。

现在，有着纯白色大尾巴的苏曼俨然成为了安提拉家族的中心。它是一个好妻子，也是一个好首领。

集体狩猎时，苏曼冲锋在前，与弟弟吉姆配合得极为默契，恰如其分地替代了原来妈妈马沙在狩猎场上的位置。捕获猎物后，苏曼井井有条地给大家分配食物，让家族中的每个成员都吃得饱饱的。

杜美拉总是缠在苏曼身边，轻轻摇着苏曼蓬松的大尾巴，把苏曼当成了自己的亲姐姐。吉姆却似乎有些嫉妒，哼哼唧唧地凑上前来，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从妻子身边支走。每当这时，爸爸安提拉会坐在一旁，欣慰地看着它年轻的孩子们。

就连傻叔也难得地安静了下来。每天黄昏，苏曼不但帮傻叔清理皮毛，还会给傻叔加餐，有时是一根羚羊肋骨，有时是一块角马腿骨，有时甚至会反刍出一些新鲜的肉块给傻叔。从此，傻叔不再和流浪鬣狗厮混在一起，而是一步不离地紧随苏曼之后，成为苏曼狩猎的好帮手。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卡塔拉想。

卡塔拉现在三岁了。不管怎么说，卡塔拉都到了该离开亲属，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家族的时候了。

本来，卡塔拉在半年前就准备离开希鲁斯野犬家族，只是因为父亲重伤、母亲遇害，家族突遭变故，卡塔拉才在故土多留了半年。如今，它看见父亲已经恢复健康，弟弟顺利即位，并且拥有苏曼这样的狩猎能手作为配偶，又有苏曼的妹妹苏米相助，家族日渐繁荣兴旺。卡塔拉觉得，它自己在这个家族中再多停留一会儿，似乎都是多余的。

到了即将离别的时候，卡塔拉对故土又有些依依不舍。

至少，卡塔拉还想在哺育它长大的希鲁斯河边再停留一个夜晚。

清凉的晚风轻轻地摇摆，吹拂着被烈日炙烤了一整个白昼的热带草原。

温柔的夜色下，辛苦奔波了一整天的爸爸安提拉已经进入了梦乡，弟弟吉姆和苏曼在希鲁斯河边的草丛间柔声呜咽，妹妹杜美拉玩弄着苏米纯白色的大尾巴，傻叔安安静静地蹲在草地上，抬头仰望着天上的星星。

皎洁的月牙升上夜空，天上的繁星汇成了银色的河流。地上同样有明亮的星河——月光下的希鲁斯河，银白色的水波荡漾，像繁星一样在沉沉夜色中闪闪烁烁。银色的波纹跳跃着、飞舞着、在大河的水道中沙沙地划过，如同一颗颗飞驰的流星。

卡塔拉沉沉睡去。在这个星河摇摇欲坠的夜晚，美好的憧憬化作了水波纹一样的梦：

这是一个真正的野犬王朝，它的子子孙孙驰骋在一片富饶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小野犬跟在了它们的身后——它们都拥有着一一条纯白色的大尾巴。

“呜——”，一声凄厉的嚎叫将卡塔拉从睡梦中惊醒。

卡塔拉立即翻转身体，站起身来，向着声音传出的方向疾驰而去，那是希鲁斯河边茂密的草丛。

卡塔拉看到了只有在最可怕的噩梦中才会出现的景象：弟弟吉姆双眼暴突，眼球在黑夜中泛着白生生的颜色，一动不动，口鼻中没有一丝气息。爸爸安提拉口中死死地咬着一一条眼镜蛇，僵直地卧在地上，浑身剧烈地



颤抖着。

是那条眼镜蛇——是那条魔鬼般的喷毒眼镜蛇。显然，弟弟吉姆遭遇了黑夜中出没于草丛中的眼镜蛇的袭击，爸爸安提拉闻讯赶来后，咬中了眼镜蛇的七寸要害，却也被眼镜蛇注入了致命的毒液。

一旁，六神无主的苏曼在低低地抽泣。它使劲摇晃着它的丈夫吉姆，想要让吉姆苏醒过来。然而，这是徒劳的。

此时此刻，卡塔拉多么想插上翅膀，立即飞到马尔哈姆湖边，再次为爸爸安提拉找来救命的蛇根草。卡塔拉摇晃着爸爸的身体，想让爸爸再坚持一会儿，它即刻就前往马尔哈姆湖。

安提拉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女儿卡塔拉。安提拉的目光中含着对女儿的不舍，含着无限的悲伤，含着对整个家族命运的牵挂。

安提拉微微颤抖了一下，它眼睛中的最后一丝光亮熄灭了。

第三章 不遗余力，养育幼崽

难缠的傻叔

朝阳从金合欢树上徐徐升起，照亮大地。

现在，希鲁斯家族中的雄性只剩下了傻叔，希鲁斯家族多年来传承至今的父系家族体系彻底瓦解了。卡塔拉眼中一片迷茫，世界仿佛飘忽不定、似是而非，以并不真实的状态呈现在它的眼前。卡塔拉好似看见父亲、弟弟、母亲的面容一一呈现，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

在这个阳光依然充足明媚的白昼，天也惶惶，地也惶惶。雪白的光亮刺在卡塔拉的眼睛中，又让一切显得无比真实——天空中飞下密密麻麻的秃鹫，在啄食着希鲁斯野犬家族最后的雄性首领的身体。

卡塔拉决定留下来，守护住这片它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领地。

家族失去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卡塔拉和它的族群唯一能做的，便是忘记所有的悲伤，继续生活下去。卡塔拉相信，它会用妈妈留给它的智慧和勇气，带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炎炎烈日下，卡塔拉开始用自己的尿液重新标记领地边界。现在，卡塔拉是这个家族唯一的领导者，也只有卡塔拉能够承担得起重振希鲁斯野犬家族的责任。卡塔拉耐心地抚慰着每一个族群成员的心。它不停地低声呜咽着，舔舐着它们的脸面，表示它需要它们，需要它们的团结与合作。

终于，苏曼从吉姆的尸体旁边离开，俯下身来，在卡塔拉的面前撒下了自己的尿液。苏米也学着姐姐的样子，在卡塔拉面前撒下了自己的尿液。在非洲野犬族群中，如果一只野犬在另一只野犬面前俯身撒下尿液，就表示服从，恳求建立一种如同夫妻或兄弟姐妹之间那样亲密无间的关系。杜美拉和傻叔也相继俯下身，在卡塔拉的面前撒下了尿液，重新明确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并表示对卡塔拉首领地位的认可。

卡塔拉、苏曼、苏米、杜美拉、傻叔——希鲁斯野

大家族剩下的所有成员都相互舔舐着，低声呜咽着。卡塔拉用它的善意将它的部属牢牢地凝聚在一起，笼罩在希鲁斯野犬家族上空的阴霾消散了。

从第二天起，卡塔拉带领着希鲁斯野犬家族重新驰骋在南部非洲的稀树草原上。

不过，统领整个族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单单是傻叔这个家伙，就使卡塔拉焦头烂额。傻叔的行为方式完全就像一只还没有长大的幼崽。只要傻叔想吃什么东西，它就会死死地缠住大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最近几天，傻叔盯上了一群黑斑羚，非要吃到黑斑羚肉不可。天还未亮，傻叔就吱吱叫着，不停地啃咬卡塔拉的耳朵，催促它带领大家去追捕黑斑羚。熟睡中的卡塔拉把两只耳朵埋进了前腿中，不想去搭理这个痴傻的叔叔。

要知道，现在这个季节，黑斑羚的幼崽已经长大了，不再容易追捕。黑斑羚是一种行动极为敏捷的动物，捕猎一只成年的黑斑羚，要有六只以上的野犬相互

配合才能有一定的把握。可是，现在希鲁斯野犬家族仅有五名成员。况且，傻叔只负责吃，根本不去参与狩猎。非但如此，傻叔还会时不时地在狩猎过程中捣乱，把本来即将到手的猎物吓跑。如果现在卡塔拉率领家族去追捕黑斑羚，恐怕它们即使围追堵截一整天，也不一定捕到一只老弱病残的成年黑斑羚，到头来还是得饿着肚子回来。

傻叔无奈地耷拉下尾巴，呜呜地尖叫了两声。傻叔在表示它的抗议，表示它抗议卡塔拉对族群成员漠不关心。

苏曼睡梦中习惯性地应答了傻叔两声。不料，这更激发了傻叔想吃黑斑羚的愿望。它不仅又开始咬卡塔拉的耳朵，还去咬苏曼的耳朵、咬杜美拉的耳朵、咬苏米的耳朵。

睡意朦胧的四个野犬姐妹都被傻叔吵醒了。它们不情愿地吱吱叫嚷着，相互埋怨着，被傻叔强行推拉着走向黑斑羚群所在的草地。

卡塔拉会认真地对待每一次狩猎行动，即使这次捕猎黑斑羚的行动并不算明智。

一群黑斑羚出现在野犬家族的视线中，卡塔拉井井有条地布置开狩猎阵形。

一瞬间，五只野犬呈扇形散开，形成一条包围黑斑羚群的弧线。卡塔拉站在弧线阵形中最靠近黑斑羚群的起点，苏曼站在阵形的最远端，杜美拉、苏米、傻叔依次在沿线铺展开。它们的狩猎策略是迫使一只黑斑羚落单，然后从侧面包抄，以接力赛的方式追逐猎物，直到猎物精疲力竭，最后将猎物杀死。卡塔拉摇摇雪白的大尾巴，做出了进攻的姿态，狩猎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黑斑羚立即觉察到了动静，后蹄高高地跃起，纷纷四散而逃。一时间，尘埃漫漫，黄沙滚滚。

野犬们跟在黑斑羚群的后面，飞驰而过，在空中画出一道道弧线。它们追逐了一只黑斑羚，接着又去追逐另一只。野犬们这一轮追逐黑斑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捕杀它们，而是为了观察每一只黑斑羚的奔跑速度，以便锁定狩猎目标。追逐一番之后，卡塔拉又摇了摇尾巴，示意族群暂停下来。此时，卡塔拉已经锁定了一头奔跑能力较弱的半大黑斑羚。

卡塔拉重新调整了野犬家族的狩猎阵形，再次发动攻击。

四只野犬集体扑向被锁定的半大黑斑羚，半大黑斑羚惊慌逃窜。可半大黑斑羚怎么也没想到，野犬苏曼拦在了它逃跑的方向，迎面向它扑来。正在半大黑斑羚绝望之际，苏曼突然停住了。

原来，野犬家族的这场狩猎惊动了一群正在休息的狮子，它们闯入了狮子的地盘。面对这群狮子，希鲁斯野犬家族既没有体形优势，也没有数量优势。一旦狮子在草原上出现，野犬们就不再是掠食者，而成了猎物。卡塔拉决定放弃即将捕到的黑斑羚，带领族群夹着尾巴悄悄返回，以免挑起狮群的进攻欲望。

幸运的半大黑斑羚快步跳跃着，一会儿就从野犬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自从傻叔成为一只痴傻的野犬之后，它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认真地狩猎过。以往，傻叔总是在狩猎中出什么差错或者中途退却。很显然，它对这次狩猎行动抱有极高的热情和期待。而现在，它眼睁睁地看着狩猎活动终止，即将到手的猎物不翼而飞。这种心理落差，几乎

使傻叔难以承受。

胆小的傻叔当然不敢去招惹狮子。傻叔只好在灌木丛中乱扑乱咬，来发泄它无法遏制的失望和怒气。

卡塔拉当然了解傻叔的脾气——只要不去理睬傻叔，它一会儿就会忘记之前所有的不愉快。如果有谁搭理傻叔，它就会无休无止地闹个不停。卡塔拉后悔自己作出了狩猎黑斑羚的决策。大家仓促上阵，竟然闯入了狮子的领地，搞得大家精疲力竭、一无所获，还差点儿丧生狮口。

傻叔见没有谁理睬它，就孤零零地走向远处，离族群越来越远。或许，在这只痴傻的老野犬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些自尊心的。卡塔拉觉得傻叔既有些可笑，又有些可气，索性不去管它。

卡塔拉的抉择

傻叔不知道，危险正在向它逼近……一只花豹盯上了离野犬家族越来越远的傻叔。

花豹从来不会和一群野犬发生正面冲突，尽管花豹的身材要比野犬魁梧得多，但花豹是一种独居动物，再强大的花豹也不可能与十几只野犬匹敌。可是，一旦花豹发现落单的非洲野犬，这种独行侠式的动物一定会选择从树上跳下来，把野犬作为果腹的食物。特别是像傻叔这种看起来又老又傻的野犬，花豹几乎可以手到擒来。

花豹从自己栖息的金合欢树上跳下来，利用高耸的白蚁丘作掩护，悄悄地靠近傻叔。怒气冲天的傻叔还沉浸在它自己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注意到花豹。于是，花豹贴近地面匍匐前进，突然从地面跃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傻叔。

走在队尾的苏曼，突然竖起了耳朵，耳朵中的十九块独立肌肉，像雷达一样自动转移着方向。卡塔拉也停下来，登上一块岩石，向身后搜索着傻叔的身影。

“嗷——嗷”，远处传来了傻叔尖锐的嚎叫声。凭声音，卡塔拉可以判断，傻叔并非像往常一样在无病呻吟，而是的确遇到了危险。

卡塔拉立即带着三个姐妹，冲向嚎叫声传出的方位。

花豹跃到傻叔身边后，它原本想揪住傻叔的喉咙，使傻叔悄无声息地窒息而死。没想到，傻叔本能地噬咬住花豹的前腿，死死不放，使花豹根本没有办法用爪子扼住傻叔的喉部。花豹还是过于大意了，它完全没有料到，这条又老又傻的野犬居然有如此强大的反抗能力。傻叔虽然既老又傻，但它毕竟也是一只长有獠牙的野犬，是热带草原上最负盛名的掠食者中的一员。

疼痛感使花豹变得愤怒起来。花豹猛地抡起一掌，向傻叔的脑门儿击去。傻叔不由得张开嘴巴，放开了被它咬住的豹腿。凶恶的花豹咆哮着，把傻叔完全笼罩在自己的身下，在傻叔的身体上疯狂地抓咬着。

卡塔拉及时赶到。

卡塔拉狠狠地向花豹的躯体右侧咬去。可是，花豹一个后腿蹬，将卡塔拉踢出了三米多远。卡塔拉跌伤了后腰，一时站立不稳，伏在草地上呼呼地喘气。苏曼也向花豹发起了进攻。可苏曼的牙齿还没来得及触到花豹的皮肤，就被花豹抓伤了耳朵，弄得满头鲜血。杜美拉、苏米在一旁呜呜地吠叫着，根本不敢靠近花豹。

花豹旁若无物地咧开血盆大口，噬咬着傻叔的后颈，眼看就要把傻叔的脖颈生生扭断。

光天化日之下，花豹竟然敢在希鲁斯野犬家族面前公然进行杀戮，这在卡塔拉的记忆中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情。十只、二十只、三十只、四十只……许许多多的非洲野犬联合起来，就可以组成非洲大陆最强大的掠食群体。无论是花豹还是鬣狗群都不敢把它们当作对手，甚至狮群也会对它们敬畏三分。这只花豹显然看出了它们家族犬丁稀少、势单力薄。

卡塔拉悲上心头，它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傻叔被花豹杀死，被花豹当作猎物拖上树吃掉。卡塔拉顽强地站了起来，再次义无反顾地扑向花豹。在卡塔拉身后，苏

曼、苏米、杜美拉也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非洲野犬不同于稀树草原上的其他动物。面临危险时，非洲野犬不但不会抛弃同伴，还会拼死保护受伤者。在非洲野犬的族群里，表现出了非洲自然界中最紧密、最深厚的关系。

花豹彻底失去了耐心。

花豹丢下傻叔，刚劲有力的趾爪尽数从鞘中探出，直扑卡塔拉。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三头雄性成年野犬出现了。

三只雄犬同时扑到了花豹的脊背上，让花豹无法继续向前冲刺，三块大小不同、却都带着眼状斑点的毛皮被雄犬撕扯下来。还没等花豹来得及向三只雄性野犬报复，卡塔拉趁机跳上了花豹的脖颈，苏曼、苏米、杜美拉也同时咬住了花豹的后腿，让花豹无法反扑。

七只成年野犬的力量，使花豹毫无还击之力。

花豹见势不妙，凭借最后的力量猛然跃起。它拖着血肉模糊的躯体爬上了近旁的一棵歪脖子树，无论野犬们如何在树下叫阵，它也不敢下来了。只可惜，被同伴

们救下来的傻叔因为流血过多，再也没有醒来。

从此，希鲁斯野犬家族没有雄犬了。

卡塔拉感激地望着三只雄性野犬的首领洛克。

其实，安提拉父子去世后的这段时间，这三条流浪雄性野犬一直在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周围游荡。对于它们的一举一动，卡塔拉一清二楚。卡塔拉也明白这三条成年雄性野犬的期望：它们想要加入希鲁斯野犬家族，并且让洛克出任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雄性首领。卡塔拉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它只是迟迟不愿做出决定。卡塔拉是这个家族的首领，它需要为每个成员的未来负责。卡塔拉唯一担心的是，洛克和它的伙伴们会不接受同样是雄性野犬的傻叔，会想办法把傻叔从族群中赶走。

现在，傻叔已经死去，卡塔拉的最后一个顾虑消除了。

花豹的偷袭，使卡塔拉强烈地感受到了家族的弱小，它必须要让它的家族壮大起来。

刹那间，一个念头闯入了卡塔拉的脑海——它要建立一个母系的野犬家族，建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野犬王

朝。命运给了卡塔拉一个机会，让它可以在这片哺育它长大的土地上繁衍自己的后代，建立自己的野犬王朝，让它的子子孙孙在美丽的希鲁斯河畔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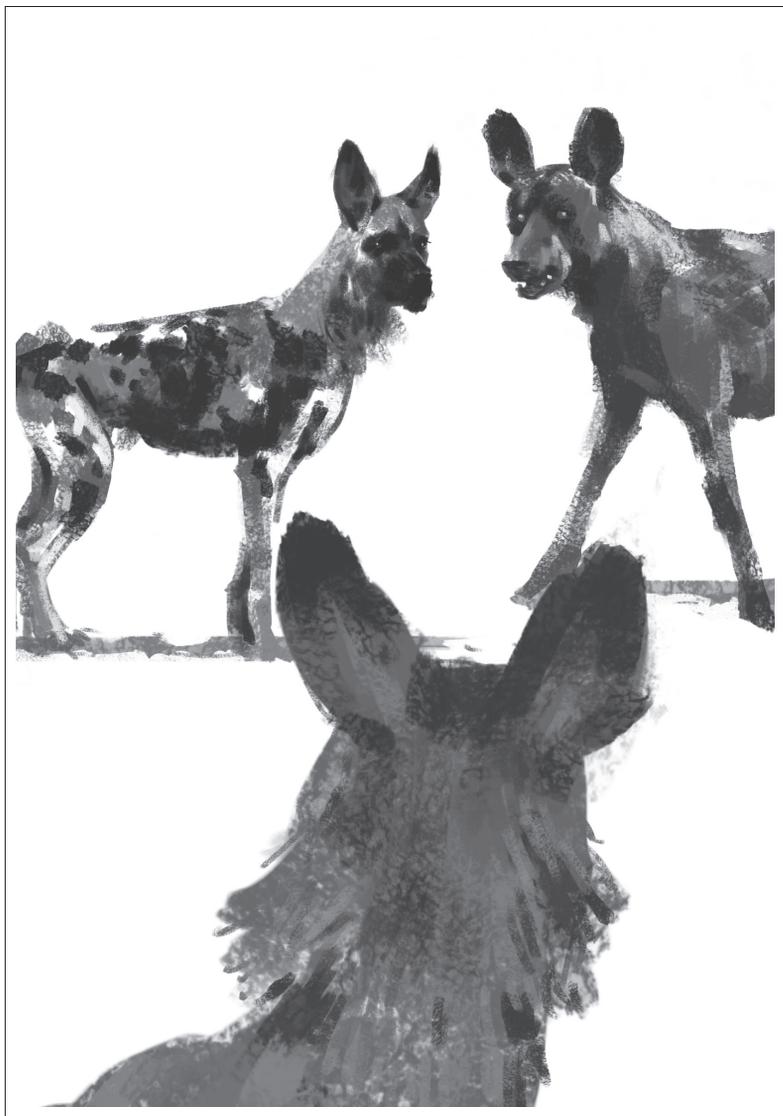
粗糙干烈的热带风夹裹着洛克充满雄性魅力的气息，飘入卡塔拉的鼻腔，让它心神迷醉。像洛克这样勇敢而充满力量的雄性野犬，是所有雌性野犬心目中的理想配偶。

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涌上卡塔拉的心头。卡塔拉俯下身来，将尿液慢慢撒在了洛克面前。只要洛克把尿液撒在卡塔拉的尿液上面，就表示洛克愿意加入这个野犬家族，并且成为卡塔拉的配偶。从此，它们的气味会合并在一起，融入同一个野犬家族，再也不分彼此。

洛克抬起后腿，准备把尿液淋在卡塔拉的尿液之上。

正在这时，苏曼冲了过来。苏曼抢先一步，将尿液淋在了卡塔拉的尿液上面。卡塔拉诧异地望着苏曼，不明所以。

忽然，一种自小伴随着卡塔拉长大的熟悉气味扩散开来。



苏曼怀孕了，并且怀的是卡塔拉弟弟吉姆的孩子。再过一个月，苏曼就要产崽了。卡塔拉抽动了一下鼻子，嗅着尿液中的气味，再次确证了自己的判断。

卡塔拉知道，任何一只雄性野犬都不会容许没有流着自己血液的幼崽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如果卡塔拉和洛克结为夫妇，等一个月后苏曼产下幼崽，洛克一定会把苏曼母子从领地上赶走。刚出生的野犬幼崽只有依靠家族的力量才能活下来，流浪中的野犬幼崽几乎没有长大成年的可能。

苏曼腹中的幼崽流着吉姆的血脉，是希鲁斯野犬家族父系血统的延续，卡塔拉绝对不会让弟弟吉姆的孩子成为弃儿。但是，如果要延续希鲁斯野犬家族的父系血统，卡塔拉就要协助苏曼养育幼崽，并且禁止任何雄性野犬进入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非洲野犬的寿命并不算长，最多也只有短短十一年。今生今世，卡塔拉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的野犬王朝。

曾经多少次，卡塔拉梦想着自己的子子孙孙驰骋在南部非洲的草原上啊！

终于，卡塔拉做出了一个抉择，尽管这是一个艰难

的抉择。

卡塔拉狠了狠心，咬向洛克，咬向这只本来可以成为它的丈夫的野犬。苏曼和苏米紧跟在卡塔拉身后，将三只流浪雄性野犬赶出了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杜美拉却偷偷地跟在了三只流浪雄性野犬的后面。

杜美拉已经快两岁了，到了该离开家族的时候了，卡塔拉想。

卡塔拉守护着腹部微微隆起的苏曼，守护着自己选择的使命。夕阳的余晖洒在卡塔拉的脊背上，把它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母亲的心

苏曼在剧烈阵痛的折磨下，爬进了卡塔拉早已帮它选好的土豚洞。

一声声哀嚎从地洞里传了出来，在寂静的土豚洞里，苏曼孤零零地开始了分娩。

在非洲野犬家族中，只有作为首领的野犬夫妇才具有生育权。现在，卡塔拉暂时行使希鲁斯野犬家族雄性首领的职责，不允许任何雄性野犬靠近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因为，任何雄性野犬的到来，都会威胁到苏曼与吉姆的幼崽的安全。

听到苏曼沙哑的叫声，在土豚洞外面的卡塔拉异常紧张，却爱莫能助。在非洲野犬的世界里，雌性首领只能独自承受分娩的考验——它自己既是母亲，又是产婆和护士。在分娩过程中，野犬家族中的任何成员都不得靠近分娩中的雌性首领，甚至包括雄性首领在内。在幼犬三周大前，母亲是它们唯一见到并照顾它们的成年犬。直到生下幼犬三周之后，雌性首领才会带着它的孩子们从土豚洞中出来，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见面。

整整一天过去了，苏曼的分娩还未结束。

苏曼疼痛难忍，一声声哀嚎不断地从地穴中传出。苏曼难产了，它的第一个胎儿卡在了产道中。苏曼拼命地咬着一块石头，以至于把一颗牙齿的尖端都崩裂了。

洞外的卡塔拉深深地感受到了苏曼所承受的痛苦，

而这样的痛苦，它也许一辈子都无法亲自体验到。除非卡塔拉取代苏曼，成为家族的雌性首领，为自己招一个丈夫。或者，它离开希鲁斯河畔，到别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家族。而这一切，在卡塔拉向洛克咬去的一瞬间，都已经成为过去。

把洛克赶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卡塔拉一直有些精神恍惚，脑海中时不时会冒出一些关于未来建立一个野犬王朝、拥有一个优秀的丈夫、子子孙孙繁衍生息的憧憬。此时此刻，苏曼的哀嚎声真真切切地传入卡塔拉的耳朵，冲溃了卡塔拉脑海中最后残留的梦幻的泡影，使卡塔拉变得无比坚定。

卡塔拉决心与苏曼一起将这些流着吉姆血脉的幼崽养大，让它们继承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在希鲁斯河畔生生不息，建立一个强大的野犬王朝。它们是希鲁斯野犬家族的希望，未来的野犬王朝领袖将从这些即将出世的孩子们中间产生。

苏曼的哀嚎声越来越微弱，它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奄奄一息。

卡塔拉再也不能无所作为地等待下去了。

卡塔拉打破了分娩期间同伴不得进入地穴的禁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苏曼的身边。卡塔拉用它的嘴帮苏曼拉出了第一个胎儿，并且咬断脐带。连续几个小时，卡塔拉温柔地照料着每一个孩子出生，它慈爱地舔舐着每一只幼崽还没有睁开的小眼睛，仔仔细细地端详着这些希鲁斯野犬家族的小战士。

在卡塔拉的目光中，这些小家伙是那么柔弱无助，需要它的呵护。从这一刻起，卡塔拉的心思被这些小野犬牵系住了，再也离不开它们。

卡塔拉把它们一只一只地带到世上，在妈妈苏曼看见它们之前就开始照料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塔拉就是它们的妈妈。至少，卡塔拉是这么认为的。

苏曼从昏迷中醒来，它看见十六只幼崽在它的腹侧急切地吮吸着乳头。

可是，苏曼没有一滴奶水喂给它的孩子们——它已经两天未进食了。此时此刻，苏曼像所有的野犬母亲一样，熬过了最痛苦的分娩阶段。现在这个时候，雌性首领需要等着自己的丈夫——族群的雄性首领为它带来充

足可口的食物，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奶水养育十几只幼崽。这个阶段，会一直持续到幼崽长到三周大，甚至三个月大。

不过，苏曼并不需要担心。因为卡塔拉已经走出洞穴，替苏曼和它的孩子们狩猎去了。

卡塔拉刚走出洞穴，就受到了守候在洞口旁的苏米的致意。这种感觉，使卡塔拉觉得自己就像是十六只幼崽的亲生母亲一样，一种做母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卡塔拉迈开轻快的脚步，和苏米一起小跑着前去狩猎。

狩猎行动十分顺利。刚离开土豚洞没多远，卡塔拉和苏米就捉到了一只半大的小疣猪。为了防备有其他食肉动物抢夺食物，卡塔拉和苏米尽快把肉块吞入腹中，然后迅速返回土豚洞。

卡塔拉和苏米把腹中的肉块吐出来，喂给苏曼，让苏曼吃得饱饱的。

吃下食物之后，要过一会儿才能分泌出乳汁。苏曼在地穴中实在待得太久了，它吃完食物之后，尽情地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沐浴着草地上暖融融的阳光。此

时，土豚洞中的幼崽正在酣然大睡。

卡塔拉趁机偷偷地溜进洞里，它实在太想看见这十六只小宝贝了。这十六只小野犬是卡塔拉一手把它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只小野犬可爱的样子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卡塔拉的心里，让它一刻都不愿意和它们分开。

小野犬们被惊醒了。

小家伙们一旦被惊醒，就轻声呜咽着，急着寻找母亲的乳头。卡塔拉被十六只幼崽拱来拱去，陶醉在一种做母亲的感觉中。

苏曼听到了幼崽们的呜咽声，急忙跑回土豚洞里。苏曼看见，卡塔拉做出了正给十六只幼崽喂奶的样子，就像它们是它自己的孩子一样。苏曼感到，自己作为母亲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挑衅。苏曼本能地向卡塔拉扑咬过去，这是它加入希鲁斯野犬家族以来，第一次与卡塔拉为敌。

一旦哪只雌犬看见了刚出生的幼崽，它就会下意识地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或许，这也是野犬家族中有着分娩期间同伴不得进入地穴的禁忌的原因。要知道，任何雌性野犬首领、任何母亲都不会愿意和同伴分享自

已做母亲的特权。

卡塔拉内心的秘密被作为母亲的苏曼窥破了，卡塔拉无地自容，羞愧地跑出了土豚洞。外面的阳光很明亮、很刺眼，卡塔拉感到自己就像小丑一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卡塔拉有些委屈。

作为一只雌性野犬，尤其是像卡塔拉这样优秀的雌性野犬——谁会不想做母亲？谁会不想做一个被自己的儿女簇拥着的母亲？但是，希鲁斯野犬家族的父亲血脉要传承下来，弟弟吉姆的孩子要存活下来，卡塔拉无情地逼迫自己放弃了做母亲的心思。可是，苏曼甚至不让卡塔拉接近它的孩子，不肯和卡塔拉分享任何一点儿作为母亲的幸福。

卡塔拉只能像一只雄性首领一样，带领苏米不停地打猎，来供养苏曼和它的幼崽。卡塔拉只能像一只雄性首领一样，不间断地标注领地，确保领地的神圣不可侵犯，确保土豚洞中的幼崽的安全。卡塔拉只能远远地离开土豚洞，没日没夜地狩猎、巡查、标记领地边界，以便将自己麻木，让自己完全放弃想做母亲的愿望。

卡塔拉知道，苏曼需要更多的食物，幼崽需要更多的奶水。卡塔拉极力将自己的那颗母爱之心包裹起来，不停地进行一场又一场的狩猎。它是这个家族的雄性首领，它没有做母亲的资格。

终于，小野犬三周大了。苏曼第一次带领小家伙们走出洞穴，与大家见面。苏米兴奋地嗅嗅这只幼崽，又闻闻那只幼崽。

苏曼的视线四处寻找着卡塔拉，却根本没有看到卡塔拉的踪影。自从在土豚洞中偷偷喂奶的事件发生后，卡塔拉处处躲避着苏曼的视线，每次都只是把食物放在土豚洞口，再也没有踏进土豚洞半步，更不敢再有任何与幼崽接触的奢望。

苏曼向远处望去，发现卡塔拉正在草丛间小心翼翼地躲藏着。

苏曼愧疚万分。

苏曼在内心中责问自己：如果没有卡塔拉，它早已死于难产；如果没有卡塔拉，任何一只幼崽都无法见到外面的阳光；如果没有卡塔拉，十六只幼崽的眼睛还没

睁开，就已经被饿死了。它能再次做一个母亲，完全靠的是卡塔拉的帮助，它不该这么自私。

苏曼轻轻地甩起雪白的尾巴，赶着十六只小野犬，让它们都向着卡塔拉所在的草从小跑过去。或许，是因为十六只小野犬刚出生时就闻到过卡塔拉的味道，它们对于卡塔拉一点儿也不陌生，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一时间，十六只小野犬全部拥入卡塔拉的怀中。卡塔拉被无比的幸福感包裹了，它俯下身来，让幼崽们在它的身上玩耍嬉戏，就像一个真正的母亲一样。

从十六只小野犬出生以来，卡塔拉第一次心安理得地体味到了做母亲的感觉。

归来的杜美拉

苏曼轻声呜咽着，舔舐着卡塔拉的脸面，表示它十分感激卡塔拉这段时间的辛苦操劳，表示它今天要代替卡塔拉前去狩猎。

卡塔拉望着渐渐远去的苏曼，近一个月来的委屈都烟消云散。卡塔拉和苏曼又成了一对不分彼此的好姐妹——苏曼的孩子，也就等同于卡塔拉的孩子。

卡塔拉的耳朵微微转动着，像雷达一样搜寻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只要有任何一丝异常的响动，卡塔拉就会发出警报，让孩子们以最快的速度钻回土豚洞。此刻，十六只小野犬都待在外面，它们比平常在土豚洞时更容易受到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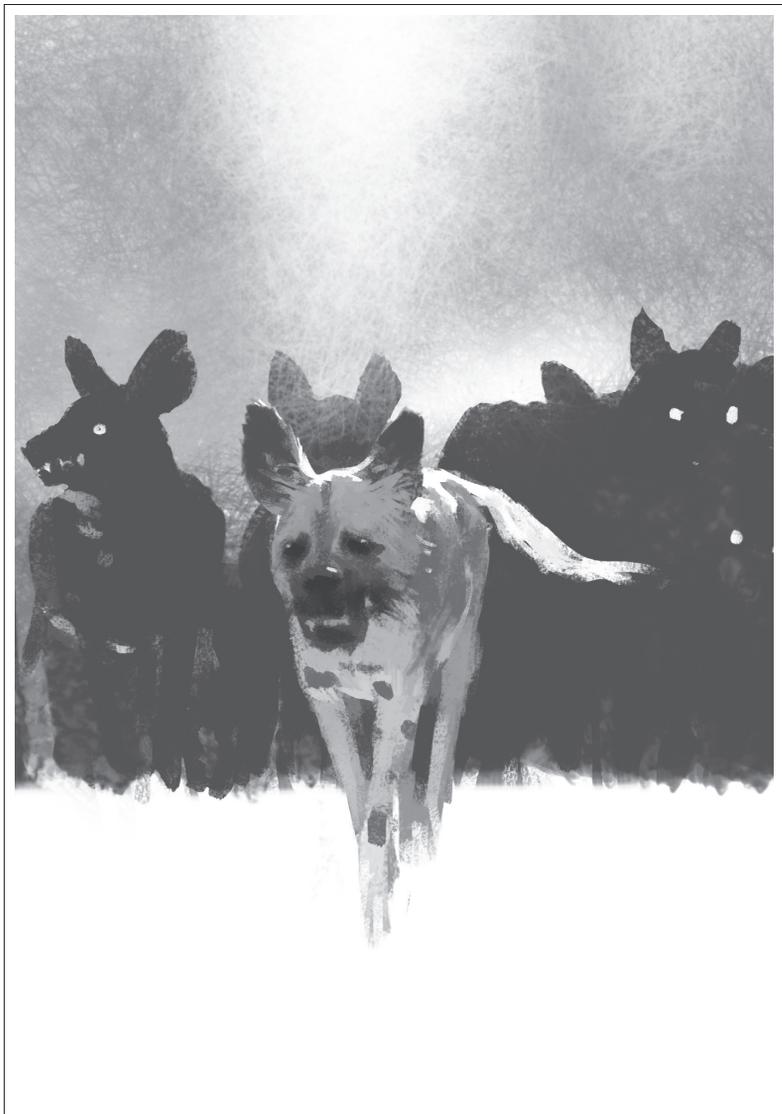
苏曼把孩子们托付给它，卡塔拉不能辜负苏曼的信任。

忽然，卡塔拉听到了同类的吠叫声。它急忙甩动起雪白的大尾巴，把十六只小野犬赶进了土豚洞。

七只成年野犬大步流星地闯入了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

为首的雄性野犬是洛克，为首的雌性野犬是卡塔拉的妹妹杜美拉，洛克和杜美拉已经结为夫妇。杜美拉即将分娩，它需要挑选一个供它生育小野犬的土豚洞。

杜美拉回来了，并且声势浩大地在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上寻找可以产崽的土豚洞。尽管杜美拉是这片土



地上长大的，但它从小一切依靠姐姐卡塔拉，根本不记得在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上究竟有哪几处土豚洞。

刚开始，杜美拉和它的同伴们还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生怕惊动这片领地上的主人。等它们嗅到这片领地上根本没有雄性野犬留下的气味后，它们就肆无忌惮地迈步向前。它们有恃无恐，看来已经做好了入侵希鲁斯野犬家族领地的战斗准备。

现在，希鲁斯野犬家族总共也只有三只成年野犬，卡塔拉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七只成年野犬赶出领地。卡塔拉只能暂时容许它们在希鲁斯家族的领地上任意横行。

但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流浪野犬发现幼崽们所在的土豚洞。尽管周围浓密的灌木丛很好地遮蔽了这个地穴，但随着洛克族群寻找地穴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终究会威胁到幼崽们的安全。

卡塔拉决定将洛克族群引开，把它们引到领地上其他土豚洞所在的位置，让它们离幼崽所在的土豚洞越远越好。

卡塔拉对希鲁斯野犬家族的地形了如指掌，它对于

这片土地风物的记忆就是一张活地图。卡塔拉十分清楚地知道家族的领地上有哪几个废弃的土豚洞，各个土豚洞内外的环境状况如何。

卡塔拉将它前几天藏起的一条疣猪腿叼在嘴上，晃悠悠地来到洛克族群的七只流浪野犬身前。卡塔拉装出打猎回来、满载而归的样子，在它们面前吃吃、停停，吃吃、停停，不断挑衅着这些流浪野犬饥饿的神经，让它们直流口水。看到姐姐卡塔拉，杜美拉兴奋地摇起了尾巴，它轻声呜咽着，希望姐姐能够把疣猪腿施舍给它们。但卡塔拉并不理会，就像根本没有瞧见杜美拉一样。

看来，包括妹妹杜美拉在内的这七个家伙过得并不怎么样，一条疣猪腿就勾起了它们强烈的食欲。终于，这些饿得眼睛发绿的家伙露出了强盗的嘴脸，径直扑向卡塔拉，想要抢夺它口中的疣猪腿。卡塔拉不愧是狩猎能手，即使叼着一条疣猪腿，奔跑速度也胜过它们一筹。七只流浪野犬只能紧紧地追在卡塔拉后面，却怎么也抢不到卡塔拉口中的疣猪腿。

卡塔拉没费多大劲，就将七只流浪野犬引到了与其他

野犬族群相邻的领地边缘地带，这里距离幼崽所在的土豚洞最远。并且，卡塔拉记得，这片地方有一个相当宽敞隐蔽、看起来条件极好的土豚洞。只是那个土豚洞里跳蚤太多，如果在里面产下幼崽，没几天就会被迫搬家。

卡塔拉真希望它们远远地搬走，这些难缠的流浪野犬离希鲁斯野犬家族越远越好，尽管即将分娩的是卡塔拉的妹妹杜美拉。卡塔拉衷心祝愿杜美拉的孩子也能平安长大，但它绝不希望杜美拉和它的伙伴们侵入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

卡塔拉把疣猪腿丢到了领地边界的土豚洞所在的位置，然后远远地跑开了。

过了一会儿，杜美拉兴奋地叫起来，它终于找到了一处令自己十分满意的土豚洞。

第四章 入侵者

转移幼崽

洛克野犬族群，在卡塔拉为它们找到的领地边界附近的土豚洞周围住了下来。

洛克用尿液重新标注了领地边界，囊括了希鲁斯野犬族群的大部分领地，甚至包括卡塔拉它们养育幼崽所在的土豚洞周围。卡塔拉知道，洛克压根儿就没把它们当作一个族群来看待。洛克想将它们三只雌犬连同它们的领地一起吞并，让它们成为洛克和杜美拉的幼崽的食物提供者和照料者。

在非洲野犬的社会里，一群野犬中只有雄性首领和雌性首领享有生儿育女的特权。其他成员都必须放弃做父母的权利，只能全心全意地为首领夫妇和它们的孩子服务，负责觅食、狩猎、放哨、照看幼崽。即便有胆大妄为者偷偷生下幼崽，这些幼崽也会被雌性首领强行

收养。但这种名分不正的幼崽在族群中地位低下，很难分享到足够的食物，几乎没有可能活到成年。

现在，洛克族群已经把希鲁斯河畔的土地视为自己的领土。住进跳蚤土豚洞的杜美拉并没有如卡塔拉所愿，远远地离开希鲁斯河畔，而是在领地附近寻觅新的土豚洞。洛克族群迟早会把希鲁斯河畔所有的土豚洞搜遍，一旦它们发现了苏曼的十六只幼崽，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们必须尽快搬家，以最快的速度把幼崽们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一天天过去，苏曼仍在犹豫不决。它实在不想舍弃希鲁斯野犬家族领地上最为理想的土豚洞——洞内凉爽干燥，洞外植被茂密。

卡塔拉急切地跑来跑去，那是在催促苏曼、苏米尽快行动起来。

早在苏曼分娩之前，卡塔拉就帮它准备了好几个地洞，以备在发生危险时进行转移。现在，卡塔拉想要领着大家前往离杜美拉所在的跳蚤土豚洞最远的那个废弃的土豚洞。那个土豚洞在领地另一侧的丛林边缘地带，杜美拉

不会知道这个地方，洛克的尿液也还未将这片土地圈入它的领地。卡塔拉最近几天去那里仔仔细细地查看过，它可以确定附近没有猛兽活动。并且，那处土豚洞隐藏在高高低低的灌木中，就像丛林中的堡垒，很难被发现。

不过，一旦它们把幼崽转移到丛林边缘地带的那处土豚洞，就意味着彻底放弃希鲁斯野犬家族世代繁衍生息的这片领土。

因此，苏曼迟迟不愿动身。

苏曼不想失去这片领地。本来，苏曼选择加入希鲁斯野犬家族的初衷就是看好了这片富饶的草原。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不仅水草肥美、猎物充足，领地内还分布着五个又大又宽敞的土豚洞，是养育后代最理想的场所。苏曼深知，离开了这块领地，幼崽们活下来的概率微乎其微。

失去领地后，就意味着要再次失去自己的孩子，苏曼不想面对这样的结局。它不想让自己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再回到撕心裂肺之痛的原点。

洛克族群以杜美拉所在的跳蚤土豚洞为圆心，一层

层地向外扩展，寻觅着新的土豚洞。只要它们找不到合适的土豚洞，就不会停止向外扩张的脚步。搜寻土豚洞的脚步声，离苏曼的十六只幼崽所在的土豚洞越来越近。

卡塔拉等不及了。卡塔拉知道，如果它们直接面对洛克族群，它们绝对没有胜利的可能。如果是这样，它们不但失去了领地，也将失去所有的幼崽。

趁苏曼和苏米外出狩猎，卡塔拉尝试着去转移幼崽。

卡塔拉叼起一只幼崽的腹部，却不敢合拢嘴巴，唯恐会伤到幼崽。可卡塔拉的嘴巴闭合得太松了，幼崽滑到了地上，重重地摔了一跤。卡塔拉又想叼起另一只幼崽的后腿。可这只幼崽似乎显得更不合作，卡塔拉的嘴巴刚刚触到它的后腿，它就翻过身来，挣脱着跑掉了，哼哼唧唧地叫个不停。这种情绪似乎很快就在土豚洞中传播开，以至于没有任何幼崽肯让卡塔拉顺顺利利地把它们叼起来。

毕竟，卡塔拉没有做过母亲，缺乏搬运幼崽的经验。它的母爱之心再次受到了挫伤。

夜幕降临，被卡塔拉折腾了一天的幼崽们在土豚洞

里酣然入睡，筋疲力尽的卡塔拉也蜷缩在密密匝匝的草丛中睡着了，在外奔波了一整天的苏曼和苏米也进入了梦乡。

太阳升起，苏曼带着苏米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狩猎。

等苏曼和苏米远远地离开土豚洞之后，卡塔拉又开始尝试着搬运幼崽。

终于，卡塔拉能稳稳地叼住幼崽的后颈皮，成功地把最为合作的一只幼崽叼到了洞口——这是最先出世的那只幼崽阿卡。

为奴隶的母亲

杜美拉终于还是找到了这处得天独厚的土豚洞。

杜美拉理所当然地将它刚产下一周的幼崽搬入了苏曼的十六只幼崽所在的地穴，从此远离了被跳蚤叮咬的烦恼。

等到苏曼和苏米狩猎归来时，它们没有看到卡塔

拉。只见包括杜美拉和洛克在内的七只成年野犬耀武扬威地守在洞口，厉声吠叫着，不让苏曼和苏米接近土豚洞半步，苏曼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十六个孩子是否依旧平安。

“呜——呜”，苏曼悲戚地嚎叫着，想要听到它的孩子们的回应。

可苏曼无法接近土豚洞，根本不可能听清土豚洞中的声音。苏曼徘徊在土豚洞周围，向杜美拉低声哀求着，洞中幼崽的安危时时刻刻牵系着一个母亲的心。

杜美拉并没有让苏曼失望。它钻进土豚洞，叼出苏曼的一只幼崽。并且，杜美拉公然在洞口给这只幼崽喂奶，与它玩耍，挑战着苏曼作为母亲的尊严。同时，杜美拉也是在告诉苏曼——它的幼崽完好无损，它会将它们好好喂养长大。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

作为交换条件，苏曼和苏米必须加入洛克野犬家族，成为低等级的雌犬，为杜美拉和它的幼崽们服务。毕竟，犬多力量大。对杜美拉这个雌性首领而言，苏曼和苏米还是能够派得上用场的。

两天过去了，苏曼无心狩猎，痴痴地远望着洛克族群的一举一动。

苏曼希望杜美拉能将它所有的幼崽赶出地洞给它看看。可杜美拉似乎在故意玩心理战术，它每次总是不重复地叼出一只，当着苏曼的面给幼崽喂饱奶后，再叼入地洞，有意在煎熬苏曼一颗作为母亲的心。

现在，苏曼已经确知它至少有三个孩子还活着。

苏曼远远地守候在土豚洞旁，杜美拉似乎也并不急于将它赶走。苏曼不能离开它的孩子，哪怕只是能看见也好，它的孩子在洛克族群中前景渺茫，根本就不可能有未来。雄性首领不是这些孩子的父亲，而雌性首领也不是这些孩子的母亲，它的孩子们甚至连长大的机会都没有了。

苏曼在等待着，等待卡塔拉能前来帮助它救回自己的孩子。苏曼相信卡塔拉，卡塔拉总是能在危难时候帮助它。可苏曼找遍了领地内所有能找到的地方，并多次用低音频发出了“吱吱”的联络暗语，也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儿应答的信息。

苏曼极度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卡塔拉的忠告，把它的

孩子们转移到丛林深处的土豚洞。一般情况下，幼崽出生两个月之内是不会搬家的。苏曼也预料到洛克族群迟早会来到这里，只是苏曼想等到孩子们长到两个月大，能够在草原上奔跑跳跃的时候，再带着孩子们搬到其他的土豚洞。现在，苏曼后悔也晚了。

又过去三天，苏曼还是没有见到卡塔拉的踪影。

杜美拉依旧每天从土豚洞中带出一只幼崽给苏曼看，它在温柔而残忍地玩弄着苏曼的孩子。这已经是第六只幼崽了，也就是说苏曼至少还有六个孩子活着。或许明天，杜美拉还会叼出第七只幼崽。只是，每个被杜美拉从土豚洞中叼出的孩子都如同饿殍，虚弱不堪。

为能吃到杜美拉的一口奶，这些孩子们已经完全把苏曼忘记了。这些幼崽被杜美拉叼出地穴之后，连看都不看苏曼一眼，就扎进杜美拉的怀里，大口大口地吮吸着杜美拉的乳汁。它们显然在土豚洞里被饿得太厉害了，根本不会为寻找它们的妈妈而浪费在洞口吃奶的分分秒秒。

苏曼的心已经被慢慢撕扯了六次，次次都将这颗母

亲的心撕扯得如同碎片，散落一地。

苏曼不能再等下去了。为了自己的孩子能有些许存活希望，苏曼选择了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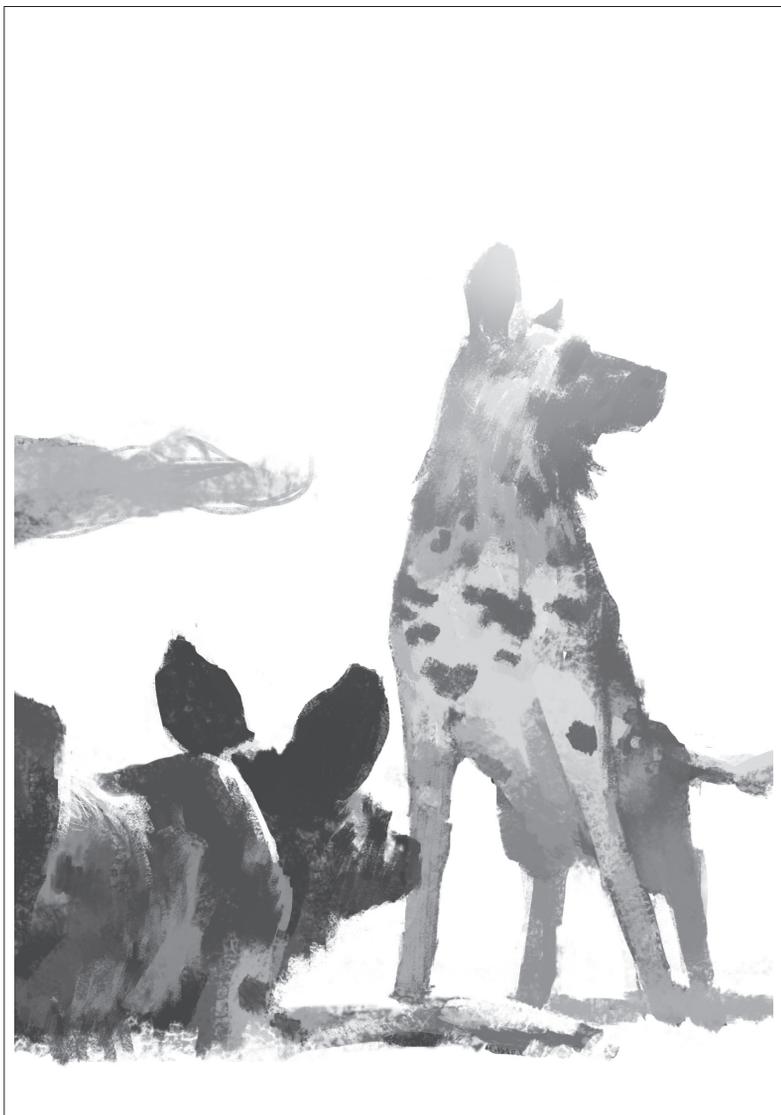
苏曼脑袋低垂，小声地呜咽着，摇动着雪白的大尾巴，装出喜悦的样子。它慢慢靠近杜美拉，撒下自己的尿液——表示希望和杜美拉重新结为姐妹，并且服从它的领导。

没想到，杜美拉的身体高高地立起来，竖直了脑袋和耳朵，连看都不看苏曼一眼。

苏曼前腿贴地，慢慢走到杜美拉的身前，想去舔舔杜美拉的脸面，以便让杜美拉回忆起它们曾经一起度过的姐妹一样要好的时光。

这次，杜美拉不仅躲开了，还转过脑袋，恶狠狠地咬向苏曼的脖颈。苏曼终于明白了，杜美拉不再是过去那只拱在它的怀中的小雌犬，它不再需要一个彼此扶持的姐妹，而只是需要一个俯首听命的奴隶。

苏曼不得不彻底放弃自己的尊严和旧有的一点点温情，四脚分开，朝天仰卧在了整个洛克族群的七只成年野犬面前，表示自己愿意加入它们的族群，成为最低等



的雌犬，尽心尽力地为它们狩猎、放哨，听从它们的一切吩咐。

杜美拉终于满意地哼了一声，张开腿，把尿液淋在苏曼身上。

苏曼心甘情愿地成了杜美拉的奴隶。

跟在苏曼身后的苏米自小与姐姐相依相伴，从未和姐姐分离过。苏米原本想委屈自己，跟姐姐一起加入洛克野犬家族，帮助杜美拉和姐姐照料它们的幼崽。可是，杜美拉的此番举动和洛克族群六只野犬不屑一顾的眼神，让苏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屈辱。

苏米转过头，向着茫茫的旷野奔去。苏米不想失去自己的姐姐，但它更不愿失去自己作为一条野犬的尊严和自由。

洞口遇险

卡塔拉昏迷三天了，全身被撕扯开的伤口已经结痂。

阿卡在卡塔拉的腹部拱来拱去，强烈的饥饿感使它拼命交替吮吸着姑妈卡塔拉所有的乳头，直到吮得卡塔拉乳头流血。卡塔拉的血水居然代替了乳汁，让阿卡活了下来。

三天前，苏曼和苏米刚离开地穴，卡塔拉就开始尝试着搬运幼崽。当卡塔拉成功地把苏曼的长子阿卡叼到洞口时，它听到了危险脚步声。卡塔拉叼着阿卡躲进洞口边茂密的草丛里，以免被不怀好意的对手发现。

没过多久，对手就出现了。对手既不是鬣狗，也不是花豹，而是卡塔拉的妹妹杜美拉。杜美拉大摇大摆地闯到了土豚洞附近，后面跟着包括洛克在内的三只身强力壮的雄犬。很显然，它们把幼崽留在那个生满跳蚤的

土豚洞里交由三只雌犬照看，它们几个外出寻找合适的土豚洞了。

杜美拉扑到土豚洞的入口，兴高采烈地打量着、嗅着、夸张地扭动着脖颈，就像一只深陷在沙漠中的鸵鸟突然找到了一口泉水，土豚洞周围茂密的草丛显然使杜美拉十分满意。凭借气味信息，杜美拉嗅出了这是苏曼和它的孩子们所在的土豚洞，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杜美拉占领这个地穴。杜美拉伏下身子，准备钻进土豚洞。

卡塔拉见势不妙，一个箭步从草丛中蹿出，拦在了杜美拉身前。卡塔拉显然无法同杜美拉和它身后的三只雄犬匹敌。卡塔拉只好无可奈何地向杜美拉摇起了尾巴，恳求着杜美拉，就像小时候杜美拉有求于它时那样。卡塔拉希望用它们之间的姐妹温情感化杜美拉，让杜美拉体谅它的苦衷，把这个土豚洞留给吉姆和苏曼的孩子们。

杜美拉没有理睬卡塔拉。

杜美拉恨透了自己的姐姐卡塔拉。杜美拉并不傻，它自然知道那天是姐姐卡塔拉把自己引到了一处土豚洞旁边。杜美拉本以为姐姐好心帮自己找到一处舒适的土

豚洞，对姐姐满怀感激之情。谁知道，它从小最最信任的姐姐竟然有意陷害它——故意给它挑选了一个生满跳蚤的土豚洞产崽。现在，它的孩子们全身长满红包，有的已感染发烧，实在不堪忍受跳蚤的叮咬。这逼得杜美拉不得不决定在产后两天就搬家，成了一个连生崽的地穴都不会挑选的傻子，陷入了整个族群的埋怨中。

杜美拉太相信、也太依赖自己的姐姐卡塔拉了。杜美拉从小就是姐姐的影子，姐姐到哪里它就到哪里，姐姐让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完全依靠姐姐作主。没想到，在生育幼崽的关键时候，姐姐却欺骗了自己。这不但让它刚出世的孩子忍受痛苦的折磨，还让它被自己的丈夫洛克以及整个族群视作低能儿，有丧失雌性首领地位的危险。除了杜美拉之外，洛克族群里还有三只雌性野犬，它们急不可耐地想办法让杜美拉出丑，挑唆它和洛克之间的关系，以便取而代之。这几天，守在跳蚤土豚洞边的洛克已经对杜美拉有些不耐烦了，洛克不再温情脉脉地向它轻声呜咽、舔舐它的脸面，没给它一点儿好脸色。一旦杜美拉失去了雌性首领的地位，同时意味着会失去它的孩子们，它所有的幼崽

都会转交给新的雌性首领抚养。

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为了保住自己雌性首领的地位，杜美拉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土豚洞。平生以来第一次，杜美拉蛮横地推开自己的姐姐卡塔拉，挤进洞口狭窄的土豚洞。卡塔拉急忙跟随在杜美拉后面进入土豚洞，唯恐杜美拉会加害苏曼的孩子们。

此处土豚洞干燥舒适，又没有成群的跳蚤和虱子，杜美拉显然十分满意。不过，当杜美拉瞥到土豚洞中苏曼的十五只幼崽时，它皱了一下眉头——它们一个个油光水滑，与它自己被跳蚤叮咬得生满疙瘩的孩子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土豚洞包括地穴中央干燥舒适的空间和地穴深处的一处狭小的储藏室。杜美拉用它的尾巴把苏曼的十五只幼崽统统赶进洞中最潮湿阴冷、还散发着霉臭味的储藏室，地穴中央干燥舒适的空间显然是留给自己孩子们的。

此时此刻，面对它照料长大、当作宝贝一样的亲妹妹杜美拉，卡塔拉彻底失望了。卡塔拉承认，自己为杜美拉选择了一个生满跳蚤的土豚洞分娩是不对，但它也不

能如此对待苏曼的孩子们啊！毕竟，孩子们是无辜的。

卡塔拉错了。在野犬的社会里，杜美拉首先是雌性首领，然后才是母亲。杜美拉必须尽快占有一个合适的土豚洞，以免族群把它视作一个不合格的首领。现在，杜美拉每天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唯恐不能保住自己的雌性首领地位，唯恐族群中那些虎视眈眈的雌犬会趁机夺走它的孩子们。卡塔拉没做过母亲，没做过生儿育女的雌性首领，不明白此时此刻杜美拉的心境。

唉！惹不起，还躲不起，让给你这个土豚洞总可以了吧！卡塔拉叼着一只幼崽，钻出了地穴。卡塔拉没料到，守候在洞口的三只雄性野犬同时扑向了它，强行将幼崽拦截了下来，随意把幼崽扔进了土豚洞。这个可怜的孩子啾啾、啾啾地叫着，一会儿就没了气息。

“嗷——嗷”，洛克带领两只雄性野犬，凶恶地朝卡塔拉恫吓着。这一声声无情的吠叫声，打碎了卡塔拉心中对洛克的最后一丝幻想——寻找到洛克这样勇敢无畏的丈夫是卡塔拉的一个美丽的梦想，现在梦醒了，让卡塔拉清清楚楚地知道它再也不可能回到它还没有把洛克赶走的那个瞬间。

此时，杜美拉也从土豚洞中蹿了出来，朝着卡塔拉大呼小叫，做出和洛克等三只雄性野犬同仇敌忾的样子。它们在逼迫卡塔拉屈服，成为洛克族群的奴仆。卡塔拉被杜美拉的傲慢与无情彻底激怒了，它毫不畏惧地向把它包围住的四只野犬扑咬过去。

即便卡塔拉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狩猎能手，它也无法同时抵挡四个同类的进攻。不一会儿，卡塔拉就被杜美拉一行咬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

卡塔拉叼起藏在草丛中的幼崽阿卡，撞向挡在它前方的杜美拉，居然成功地从洛克族群的包围圈中突围出去。卡塔拉毫不犹豫地以最快的速度飞奔而去，直到到达丛林深处的土豚洞。卡塔拉全身伤痕累累，所幸的是，阿卡毫发无损。

到达土豚洞后，由于受伤过重，卡塔拉昏迷了过去。

杜美拉看似冷酷无情，其实它还是暗中保护了姐姐卡塔拉。

杜美拉有意在包围圈中闪出一个缺口，否则卡塔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冲出去。杜美拉清楚姐姐从不屈服的

性情，如果杜美拉不放走姐姐，拼死作战的姐姐很有可能会死在洛克族群三只雄性野犬的爪牙之下。

平心而论，杜美拉多么希望姐姐卡塔拉能留下来帮它养育后代。尽管杜美拉成了洛克族群的雌性首领，但它实际上势单力孤。另外的三只雌性野犬已经秘密结成联盟，专门同杜美拉作对。在三个心怀不轨的属下的密谋下，或许是今年，或许是明年，杜美拉很有可能会失去雌性首领的地位，沦落为下等犬，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照料。现在，杜美拉十分需要可靠的帮手支援自己。

于是，杜美拉想到了这个办法：通过土豚洞中的十几只幼崽牢牢地控制住苏曼。苏曼是这些幼崽的母亲，它不可能不妥协。

事实证明，杜美拉成功了。

苦难中的母子

苏米伤心地游荡在希鲁斯河畔。苏米不愿意像姐姐

苏曼一样屈从于傲慢的杜美拉，无法待在姐姐身边，可它又放心不下姐姐。自从离开家族的领地之后，苏米和姐姐相依为命。离开姐姐，苏米真不知该去哪里。

无所事事的苏米，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每当它走过大大小小的废弃的地穴时，它都仔仔细细地打量一番。苏米幻想着，如果将来有一天它也能做母亲，该将幼崽生在哪个地穴里。

忽然，一丝熟悉的气味飘入苏米的鼻腔。

是卡塔拉的气味。苏米辨别着风向，确定了气味发出的地方，向前仔细搜寻着，直到找到了丛林边缘的一处土豚洞。土豚洞深处，传出了卡塔拉有气无力的呻吟声。

苏米看到，卡塔拉和阿卡都还活着。只是，身受重伤的卡塔拉十分虚弱。苏米急忙反刍出了一些肉糜喂给卡塔拉，更让苏米感到奇怪的是，阿卡居然从卡塔拉的乳头里吸出了奶水。

苏米不知道，阿卡是吸着卡塔拉乳头流出的鲜血活下来的。

苏曼成了洛克族群的狩猎主力，在洛克族群中的地

位却是最卑微的。

狩猎时，苏曼冲在最前面，从未顾及过自身的危险。进食时，苏曼吞得最多，每天狩猎回来后反刍出大块大块的糯滑的内脏喂给杜美拉，好让它有多余的奶水喂给它的孩子们。苏曼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有口奶吃，没日没夜地狩猎，拼命地抢食最有营养、最能下奶的内脏，全部吐给杜美拉，自己则仅仅捡拾一些肉渣，夜间抓老鼠充饥。苏曼并不奢望杜美拉能平等对待它的孩子们，它只乞求杜美拉能将剩余的奶水喂给它的孩子们。

所以，苏曼每天以极大的热情逢迎杜美拉，让它高兴。杜美拉只有心情愉悦，才能够吃得更多一些，奶水就会更充足。似乎这样，它的孩子们就能多吃到一些奶水，活下来的希望就更大一点儿。

已经过去十天了，苏曼还是没有见到它的幼崽，更别说给孩子们喂上一口奶了。杜美拉和洛克死死地守在洞口，苏曼连听听孩子们叫声的权利也没有，苏曼宁愿相信它的孩子们还全部都好好地活着。可是，即便苏曼能够见到它的孩子们，它干瘪的乳房里也挤不出一滴奶水喂给它们了。

好在苏曼的幼崽现在满一个月了。杜美拉总该让苏曼见一见自己的孩子们，让它象征性地喂给孩子们一些肉糜，让它们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进食肉糜了。可是，杜美拉仍然无动于衷，始终不让孩子们踏出地穴半步。

非洲野犬的幼崽从食用液态食物到固态食物的过渡时期相当长，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一开始，幼崽们只能学着舔食成年野犬吐出的肉糜，直到三个月后，才能学会咀嚼，学会撕开整块肉，学会完全像成年野犬一样依靠肉食为生，完全断奶。

苏曼始终放心不下，除非它能亲眼见到它的孩子们。

每当苏曼发觉杜美拉心情舒畅时，它就会立即冲到土豚洞口，以极大的热情向杜美拉表示敬意。它不断地舔舐着杜美拉的脸面，轻声呜咽着，乞求杜美拉把它的孩子带出来，它该给它们喂一口肉糜了。

杜美拉似乎什么都没听见，只是热切地吮舔着苏曼的嘴唇，刺激它反刍出更多的食物。自从苏曼加入这个族群，杜美拉每天的食物全依靠苏曼反刍给它，其他雌性野犬似乎没有任何义务替哺乳的杜美拉狩猎。

一天天过去，苏曼仍然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们。

苏曼几乎绝望了。它想放弃自己日夜奔波的狩猎行动，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天。它想放弃讨好杜美拉的举动，停止为它提供食物，好让自己饱餐一顿。它想远远地离开这里，离开洛克族群，离开给它留下了许许多多伤心的记忆的希鲁斯河畔。但它的孩子唯有靠杜美拉的奶水才能存活，才有生存的希望。无论如何，苏曼不能放弃努力，不能停止给杜美拉提供食物。

终于，杜美拉的孩子三周大了，该与家族的其他成员见面了。

这天，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杜美拉一大早就把小家伙们带出了地洞，伴随着孩子们充满活力的吱吱声，六个肥嘟嘟的小肉球一个接着一个滚了出来，显得十分可爱。在洛克族群成年野犬们的温柔的舔舐中，它们不断地东瞧瞧、西看看，对这个明亮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

苏曼一边应付着六个小家伙的纠缠，一边把眼睛瞄向地穴入口。

苏曼舔舐着杜美拉的六个孩子的脸面，咕咕噜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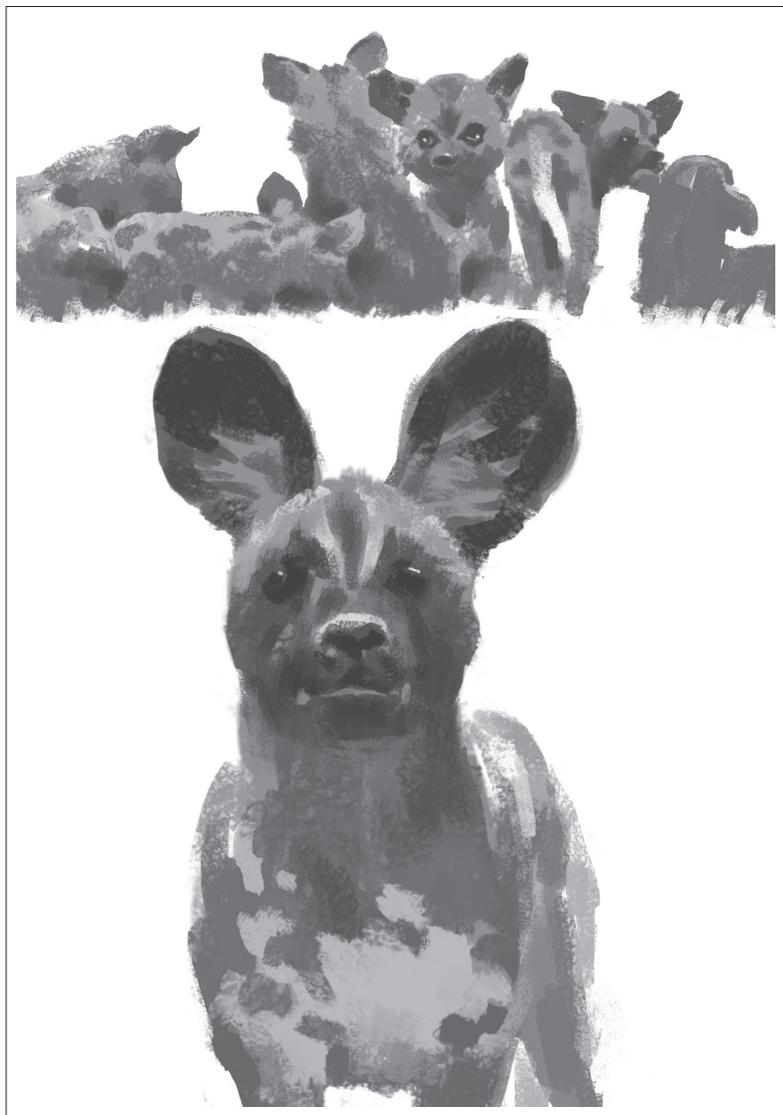
轻柔地叫着。表面上看起来，苏曼是在哄杜美拉的幼崽，实际上苏曼是在呼唤着自己的孩子。它企盼着自己的孩子们能够从地穴里走出来，让妈妈看一下它们，让妈妈喂给它们一些肉糜。苏曼的孩子们比杜美拉的孩子大了整整一个月，算起来，它们快有两个月大了。

洛克站起身来，走到小家伙们身旁，反反复复地清点着。可无论洛克怎么清点，都只有六只幼崽。把幼崽搬运到这个土豚洞时，洛克明明记得，它们一共叼过来了十六只幼崽。洛克瞅着杜美拉，显得十分不满。看来，它有十个孩子还没活到三周就夭折了，即便杜美拉把活下来的六只幼崽养得多么健壮，它也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看着洛克沮丧的眼神，杜美拉再次返回了土豚洞。

等杜美拉从土豚洞中出来时，它赶出了十只皮包骨头的小野犬。这些小野犬个个神色萎靡、眼神呆滞、畏畏缩缩，像是严重发育不良的样子，不过它们的体形大小看起来同刚出来的六只幼崽相差无几。

看来，方才杜美拉有些不好意思带它们出来。



洛克摇摇头，摆了摆尾巴，随随便便地亲了亲它们的耳朵，算是与它们父子相认。尽管这些孩子并不怎么令它满意，可有总比没有好。犬多力量大，即使这些孩子只能作为下等野犬，将来也能成为它的族群狩猎的生力军。

苏曼还在继续向洞内张望。

苏曼想趁杜美拉在洞外给孩子们喂奶的时候，冲进洞里看看它的孩子们。它想看看它的孩子们是否还健康，想看看它们究竟长到了多大。当苏曼离开它们的时候，它们就已经和眼前这些小家伙一样大了，它们最起码该有杜美拉幼崽们的两倍大。

一只瘦弱的幼崽踉踉跄跄地来到了苏曼面前，舔舐着它的脚，像是在向它讨要食物。苏曼爱怜地俯下身来，舔舐着它那与瘦削的身体极不相称的大脑袋，它一只耳朵的耳尖少了一块，是一只豁耳的小野犬。一种温柔情感弥漫在苏曼的心间，它的孩子中也有一只豁耳朵的幼崽，是卡塔拉在替它接生时，不小心咬掉的。母亲的心总是柔软的，就因为这种残缺，苏曼给予了豁耳比

它的兄弟姐妹更多的奶水、更多的关爱，把它养成了所有的孩子中最为膘肥体壮的一个。

由于这只小野犬让苏曼想起了自己的孩子，苏曼舔舐它的时间更长一些，并不像它舔舐其他的小野犬那样逢场作戏。苏曼深情地舔舐着豁耳朵的小野犬，把鼻尖深深地埋进小野犬的皮毛中。

忽然，一阵阵熟悉的气味信息进入了苏曼的脑海——眼前豁耳朵的小野犬就是它的儿子豁耳！无论何时，一个野犬母亲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每个孩子的气味信息。苏曼连忙去仔仔细细地嗅着那些被杜美拉从土豚洞中赶出来的第二批小野犬，发现这些小野犬都是自己的孩子。

苏曼把目光投向杜美拉，发现杜美拉正在幽幽地望着它。

苏曼终于明白了杜美拉的心计。杜美拉把或是由于寄生虫咬伤，或是由于在搬家途中遭受风寒而死去的幼崽，都用苏曼的孩子们成功地冒名顶替上了。不多不少，刚好还是原来的幼崽数量。

由于苏曼幼崽的出生时间和杜美拉幼崽的出生时间

相差了将近一个月，杜美拉必须抑制苏曼的孩子们的生长，让它们的体形始终维持在三周大的样子。现在，杜美拉成功了，以至没引起其他族群成员的任何怀疑。就连洛克也显然不知道这些幼崽并不是它自己的孩子，它只不过是嫌弃这些幼崽太弱小了。

但是，苏曼不知道，它的孩子们在土豚洞中究竟受了多少摧残才变成了今天的模样。苏曼无法想象杜美拉是怎样喂养它们的。甚至，杜美拉将苏曼的孩子们变得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小于它自己的孩子，并臣服于它的孩子。苏曼看见，杜美拉的六只胖嘟嘟的幼崽把那些瘦弱的幼崽相继拱在地上，看着它们哀哀地求饶。

苏曼的孩子们只是还在勉强活着而已。

一时间，苏曼悲从中来，一种无法抑制的悔恨令苏曼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它在地上狠狠地撕咬着自己的身体，那种无比痛楚的呜咽让洛克族群的野犬感到脊骨发凉。大家远远地躲开了有些精神失常的苏曼，就连被苏曼搂在怀中的豁耳也跑得远远的。

杜美拉惬意地晒着太阳，在洞口外给十六只小野犬

喂着奶，不动声色地将苏曼弱不禁风的孩子们踢出吃奶的幼犬群体。

此时，苏曼的悲伤情绪已经慢慢缓解。它开始凑近被苏曼踢开的幼崽，仔仔细细辨认着它的孩子。一只、二只、三只……九只，再加上豁耳，它还有十个孩子活在世上。尽管它们不能像杜美拉的孩子那样把奶水吃得饱饱的，但杜美拉还是能匀给它们一些乳汁的。

想到这里，一丝欣喜涌上苏曼的心头。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

只不过，苏曼发现，它的长子阿卡始终没有出现在它的视野中，看来已经死去了。这是它最寄予厚望的一个孩子，它在三周前就表现出了和它的同胞兄弟姐妹不同的一些品性。如果苏曼当初能够听从卡塔拉的忠告及早搬家的话，或许它就不会失去这个孩子了。

想到这里，苏曼的心头不禁隐隐作痛。

黑斑羚肉

靠着卡塔拉鲜血的哺育，阿卡活下来了。

不管怎么说，阿卡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并且它活得很好。卡塔拉既是阿卡的姑妈，又是阿卡的养母。在卡塔拉的悉心照料下，这只小野犬的成长速度提前了，仅仅一个月大，阿卡就可以进食肉糜；两个月大时，阿卡就完全可以进食肉块了。

从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显现出和它的兄弟姐妹们不同的个性。在卡塔拉搬运幼崽时，阿卡是唯一一只没有发出一点儿声音的幼崽。在如此幼小的年纪，阿卡已经展现出了极好的韧性。卡塔拉相信，只要假以时日，阿卡一定会成长为一只优秀的野犬。在阿卡身上，卡塔拉重新看到了家族复兴的希望。

两个月大的阿卡已具备了三个月大的幼崽所具备的一切本领：它不仅学会了咀嚼食物，还会将肉块撕开，

甚至已经学会了独立捕捉老鼠的本领。此时，阿卡已经不再需要住土豚洞了，而是可以跟随卡塔拉和苏米一起在丛林和原野上四处行动了。

为防止洛克家族的追杀，卡塔拉、苏米带着阿卡离开了丛林中的土豚洞，在希鲁斯野犬家族原有的领地上四处游荡，居无定所。一旦它们找准了目标，准备捕猎时，就会将阿卡隐藏在附近的枯树洞里，或者是一丛灌木里，再或者是一个小土坑里，用杂草将它盖好，只留下两个鼻孔供它呼吸。阿卡总是设法露出两只眼睛，默默地学习着卡塔拉和苏米捕猎的一切细节。

到阿卡三个月大时，它就可以跟随着卡塔拉和苏米一起狩猎了。它们一般不去追捕羚羊、角马、水牛等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主要靠追捕猫鼬、野兔等小型动物为食。一方面是由于它们活动的地带位于洛克族群控制下的希鲁斯河畔，它们不能弄出太大的动静，否则很容易被发现；另一方面，由于它们数量过于稀少，形不成集体狩猎的阵势，既无法捕获像黑斑羚这样行动敏捷的中型食草动物，也难以扑倒像野水牛那样强壮有力的大型食草动物。

卡塔拉将它从妈妈马沙那里学来的狩猎技巧全部教给了阿卡，特别是猎捕黑斑羚的狩猎绝技。可是，由于条件限制，它们从来都无法实践许多狩猎技艺，更不敢在洛克家族的领地上大张旗鼓地追赶黑斑羚，以免惹祸上身。

每天，阿卡看着草原上成群结队的黑斑羚在它的眼前掠过。阿卡像着了迷一样，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黑斑羚的肉香，它甚至已经在睡梦中品尝过好几回黑斑羚肉的味道了。但醒来后，阿卡总是忘记了黑斑羚肉到底是什么滋味，因为它从来都没有品尝过。

卡塔拉看到，一行六只成年野犬正在猎捕一只黑斑羚。

扇形队伍在急速奔跑中慢慢收紧，瞄准了一只体形较大的雄性黑斑羚。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黑斑羚在过去的整个繁殖季节里，一直处于决斗状态。尽管它最终赢得了繁殖权，却弄得自己伤痕累累。尤其是它的后腿有道明显的伤痕，使它的“之”字形跳跃缺乏力度。

杜美拉冲在狩猎队伍的最前面，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卡塔拉一看就明白了，杜美拉用的是妈妈传给它的狩猎绝技，它又传给了杜美拉。杜美拉现在俨然是希鲁

斯野犬族群旧有领地的占有者，完完全全地继承了妈妈马沙的狩猎作风。

杜美拉狩猎中流露出的傲慢，令卡塔尔感到一丝不悦。

忽然，埋伏在前方的苏曼冲向了雄性黑斑羚。黑斑羚掉头冲向了池塘，跳入了水中，在池塘中间找到了一个立足点。黑斑羚的身体要比野犬高得多，并且更熟悉池塘中的地形，六只野犬在水中失去了所有的狩猎优势。一旦它们向左攻，黑斑羚就向右；一旦它们向右攻，黑斑羚就向左，前后左右不断地变换着方向，弄得六只野犬晕头转向。

过了一会儿，洛克溜走了，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其余几只野犬看着首领洛克离去，也相继走开了。只有杜美拉和苏曼焦急地来回跑动着，既不愿放弃，却又无计可施。因这几天一直下雨，它们好几天都没有捕到像样的猎物了。如果今天再捕不到黑斑羚，杜美拉的孩子和苏曼的孩子都会因为吃不到奶和肉糜而虚脱。

非洲野犬虽然进化出了非凡的捕猎能力，有“非洲超级猎手”的美誉。但它们往往缺乏伏击狩猎的耐心，甚至可以说，它们根本就不会伏击狩猎，只会采取轮番

追击的狩猎战术。

卡塔拉却与众不同，它不仅继承了妈妈马沙所有的捕猎绝技，还从傻叔那里学到了不少鸡鸣狗盗的小本领——比如，学鬣狗嚎叫，以狗刨的方式在水中游泳。这些小本领虽然显得并不怎么光明正大，但在伏击狩猎中却非常实用。卡塔拉能在没有领地的流浪生活中将阿卡养大，凭的就是这些小本领。

卡塔拉从树丛中蹿出，迅速潜入了水中，游向池塘的深水区。此时，杜美拉和苏曼正做着最后的努力，踩着浅水区的池塘底部向黑斑羚展开了猛攻。黑斑羚别无选择，颤抖着跳入了深水区。卡塔拉从水中跃起，一个猛扑，准确无误地咬断了黑斑羚的喉管。

杜美拉诧异地望着卡塔拉。卡塔拉没有理会杜美拉，迅速消失在丛林中。

狩猎结束后，吞一肚子食物的杜美拉急着赶回去给幼崽喂食，小跑着远去了。苏曼也吞了一肚子食物，却悄悄落在了后边，偷偷寻找着卡塔拉。近一个月以来，它已经意识到卡塔拉和苏米就在附近。

被藏在树洞中的阿卡，目不转睛地盯着被捕获的黑斑羚，不知流了多少口水。就连哪只野犬吞食了黑斑羚的哪块肉，它都看得清清楚楚。它想象着这些肉块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它慢慢地回想着，嘴里居然就有了肉香的感觉。

看着两只成年野犬离开之后，阿卡经不住黑斑羚肉香的诱惑，第一次将卡塔拉姑妈的叮嘱抛在了脑后，擅自走出了树洞。它边啃咬着黑斑羚的头骨，边模仿着刚才卡塔拉在水中跃起扑击黑斑羚的动作。

忽然，一块糯滑的黑斑羚肝脏吐在了阿卡的面前，这是阿卡只有在梦中才见到过的情景。阿卡舔了舔黑斑羚肝脏，品尝到了它从未品味过的美味。阿卡又反复舔了舔自己的鼻尖，以便证实自己没在做梦。

阿卡抬起头，看到一只雌性野犬在慈爱地俯视着它。阿卡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个形象曾经在自己的记忆中出现过，却又不是十分清楚了。通常，野犬幼崽几乎记不清三周大之前发生的事情，在阿卡的印象中，它从出生以来似乎只见过卡塔拉和苏米两只成年野犬。

本来，苏曼希望能找到卡塔拉和苏米。没想到，它竟然看到了它日思夜盼的长子阿卡。

阿卡还活着，并且长得如此健壮，它的体格足足有它的弟弟妹妹两倍还多。看着阿卡熟练地撕开黑斑羚的肝脏，一片片地撕食着，苏曼放心了。

苏曼匆匆远去。因为在杜美拉控制的土豚洞里，还有它的十个生长迟缓、还未学会进食肉块的幼崽。

阿卡感激地望着这个给它喂食的阿姨，看着它摇着雪白的大尾巴的背影渐行渐远。阿卡怎么也没想到，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第一次叼给自己食物，也是最后一次给自己喂食。

苏曼之死

苏曼回来的时候，小野犬们都已经进食过了。可杜美拉的六只幼崽仍追在族群里的成年野犬后面，不停地讨要食物。看见苏曼回来了，六只胖嘟嘟的小野犬争先

恐后地跑了过来，热切地吮舔着苏曼的嘴唇，刺激它反刍出更多更好的食物。

看着杜美拉这些生龙活虎的孩子们在那里争抢夺食，再看看自己的孩子们，苏曼不禁有些心酸。

苏曼三个月大的孩子们还在依赖杜美拉施舍的那一点点奶水。由于吃不到足够的奶水，它们生长缓慢，严重发育不良，到现在连乳牙都还未长全。就算杜美拉能够扔给这些小野犬一些肉糜和肉块，它们也无法咀嚼消化。

苦涩再次涌上苏曼的心头。它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卡塔拉的想法，尽早将孩子们转移出领地。唉！都怪苏曼太贪恋这块领地了，过去流离失所的生活使它过于看重这个宽敞舒适的土豚洞。尽管流浪的生活会很艰苦，许多幼犬也有可能因此夭折，但总比孩子们长成现在这种病恹恹的样子要好得多。

看来，过去的经验未必就是对的，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在环境动荡的南非草原上生活的非洲野犬，必须适应周围的变化做出明智的决定。苏曼后悔莫及。

不过，看到了长得结结实实的阿卡，苏曼由衷地感

到高兴。苏曼相信，卡塔尔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猎手，还是一个英明的族群首领，在它的养育下，阿卡一定会成为未来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袖。

这种寄托，使一个母亲空荡荡的心灵得到了安慰。

此时，正值南半球的初秋，夜晚比夏季时来得要更早一些。天色渐渐暗下去，群星在黑沉沉的天幕各处点亮，将星光投向大地。在古老的传说中，当生命离开身体后，灵魂会升入夜空，化为一颗明亮的星星。

深邃的夜空尽头，漫长的银河舒展开它宽阔的臂膀。在那个单纯而光明的世界里，有着无数个明亮的灵魂，千千万万的母亲将无尽的祝福投向自己在大地上的孩子。

在洞外游戏活动的时间结束了，尽管那些精力充沛的小家伙们还想继续玩耍，杜美拉却已经把它们强行赶进了地洞。杜美拉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对自己子女的安全丝毫不敢松懈。苏曼的十只幼崽也乖乖地跟随着那些体格强壮的同伴进入了地洞，或许，它们更情愿躲进地洞去——在地洞里，它们可以减少能量消耗，使自己不

感到像白天的时候那么饿。

夜晚，雌性首领杜美拉陪着孩子们在安全的地穴里酣睡，其他成年野犬则蜷缩在洞口两侧密密匝匝的草丛中休息。此时，洛克家族的大部分族群成员都已经沉入了梦乡，只有负责放哨的苏曼还睁着眼睛守着黑夜。

忽然，苏曼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响声。原来，杜美拉从地穴中钻了出来，正在草丛中轻轻舔舐着洛克的脸庞和耳朵，求它高兴。近几天来，洛克有点儿心不在焉，不但经常不参加狩猎，还同族群里的其余三只雌犬打得火热，让杜美拉感到了危机。

看着杜美拉谄媚的样子，苏曼感到有些厌恶。

苏曼悄悄绕过它们，趁机偷偷地进入了土豚洞，去看看它的孩子们。

借着月光，苏曼看到土豚洞中的幼崽很自然地分成了两堆：杜美拉的孩子由于肚子里装满了食物，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消化，很快便都睡着了；而苏曼的十只幼崽被饥饿感折磨得难以入眠，它们小声呜咽着，彼此推挤着对方，以寻求温暖。

看到此情此景，伤感的情绪再次抓住了一个母亲的心。苏曼搅动着自己的胃部，想将胃中所有的食物都吐给自己的孩子们。

突然，苏曼感觉到土豚洞顶部出现了异样的响动。

不好，这几天的连绵细雨，将原本像堡垒一样坚固的土豚洞浸润湿透了。作为母亲，苏曼本能地将自己的孩子们罩在了身下。但就在洞顶塌下来的瞬间，苏曼伸出了两条前腿，把杜美拉的六个孩子也拉到了自己身下。

等杜美拉和洛克率领众野犬将苏曼挖出来的时候，苏曼的嘴巴和鼻腔都灌满了沙土，已停止了呼吸。十六只幼崽紧紧抱成一团，嗷嗷地叫着，静静地卧在它的身下。

苏曼僵硬的身体牢牢地罩在孩子们上面，像一棵随时都能够遮风挡雨的大树，又像是一尊静穆的雕像。



第五章 勇敢的母亲

悔恨不已

现在，土豚洞坍塌了，必须尽快把孩子们转移到新的土豚洞。

在出生后的头三个月里，非洲野犬的幼崽必须住在一个能保护它们的地穴里。现在，苏曼的幼崽刚刚三个月大，杜美拉的幼崽还只有两个月，它们需要一处新的地穴。虽然它们可以开始跟着成年野犬一起活动，但它们还太小，不能出去捕猎。当成年野犬外出捕猎的时候，幼崽得隐藏在地洞里，由一只成年野犬看护着。

可是，现在几乎没有谁能够帮助杜美拉。洛克整天和族群里的三只雌犬混在一起，根本不理会杜美拉。族群里的其余两只雄犬见首领洛克不行动，它们也懒得动弹。那三只雌犬更是丝毫不会听从杜美拉的召唤。它们连照料幼崽的小事情都不会帮杜美拉做，更不会顾及孩

子们的危险，去帮杜美拉寻找新的土豚洞，它们恨不得将这十六只幼崽全部压死在旧洞里。

洛克族群的其余三只雌犬，来自和希鲁斯野犬家族相邻的一个野犬家族。它们是三姐妹，同杜美拉一样大，却要比杜美拉有心计得多。杜美拉小的时候，经常被它们三姐妹捉弄。

去年夏天，草原上下起了暴雨。

短短几分钟，草地就被雨水淋透了，没有及时渗进地下的雨水流入了希鲁斯河，使河水暴涨，汇成滚滚洪流。上游的洪水夹杂着冲积物涌入河床，形成充满泡沫、不断翻滚着的棕色潮水。少年野犬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汹涌澎湃的滚滚洪流，兴奋不已。

当时，爸爸安提拉被毒蛇咬伤后还未痊愈，昏迷不醒。卡塔拉顾不上杜美拉，放任一岁大的杜美拉独自在河边玩水。杜美拉追着洪水，品尝着水流中的泡沫。当它发现水中没有危险后，索性跳入了水中，尽情玩耍。它不断地从泡沫中叼出一些树枝、杂草堆在河边，让不断上涨的河水再将它们冲走。

相邻野犬家族的三姐妹也在附近河边的沙地上玩耍，它们兴高采烈地刨沙筑坝，看着河水不断地将它们的堤坝冲毁、冲平。可这样几次三番后，它们便失去了兴趣。看到不远处的杜美拉还在津津有味地玩着，狡黠的三姐妹计上心头，想出了更有意思的玩耍方式。它们向杜美拉呜呜叫着，发出了友好邀请。

此时，杜美拉正感到孤独寂寞，立即屁颠儿屁颠儿地加入到了三姐妹刨沙筑坝的队伍中，在四只少年野犬的努力下，一条长长的大堤很快就在河边修好了。

洪水即将漫上大堤，四只少年野犬站在大堤背后，屏声静气地等着洪水漫过大堤，冲上它们的脚面，然后它们再迅速跳到岸上。这是一场惊险刺激的游戏，杜美拉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脚面，准备随时逃走。

没想到，不怀好意的三姐妹相互眨了眨眼睛。就在洪水跃上堤坝的那一刻，它们一齐发力，将杜美拉撞入了水中。可由于脚下泥沙早已被洪水掏空，三姐妹一个趔趄，也一起掉入了河中。四只少年野犬在汹涌的河水中挣扎着，根本无法站立起来。再加上它们尚未成年，水性不好，一口口泡沫连同脏水，不断地灌进它们刚才

还在欢呼雀跃的嘴里，让它们的挣扎越来越无力。

这一切，被出来寻找妹妹的卡塔拉看在眼里。只见卡塔拉急速跳入水中，叼住杜美拉的后颈皮，将它拖上了岸。野犬三姐妹在水中几乎停止了挣扎，感到彻底绝望了——杜美拉的姐姐卡塔拉没有理由、更没有责任去营救它们。

没想到，卡塔拉再次下河，在激流中追赶上了三姐妹中的大姐。杜美拉示意大姐咬住自己的尾巴，然后一个接一个咬住彼此的尾巴，将它们全部拖上了岸。

自此以后，在三姐妹的心目中，卡塔拉就像它们的姐姐一样。它们不仅真心佩服卡塔拉的勇气和智慧，同时也为卡塔拉的善良所感动。过去，即使在希鲁斯野犬家族最危难的时刻，它们也不曾侵犯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就是因为有卡塔拉在。

至于杜美拉，则是被三姐妹所看不起的。杜美拉不仅缺乏智慧，狩猎技术也很一般，更缺乏一个领导者所应当具有的胸怀和气魄。三姐妹当然不愿服从于杜美拉，其中的大姐更是想取而代之，它们时时都在寻找机会赶走杜美拉。

杜美拉当然深知这一切。所以它想强行留住姐姐卡塔拉帮它，没想到卡塔拉宁死不从，还带走了一只幼崽，这一切不仅深深打击了杜美拉的自信心，还降低了它在族群中的威信。现在，苏曼死了，它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怎么过，谁能全心全意地帮它将孩子们养大。它对不起苏曼，对不起希鲁斯野犬家族。

杜美拉想，自己当初带领洛克族群侵入这块领地，也是迫于无奈。它就要临产了，却怎么也找不到可以作为产房的合适的洞穴，没办法，它只能跟随着不怀好意的三姐妹回到了希鲁斯野犬家族原有的领地。真想不到，它最信任的亲姐姐卡塔拉竟然暗中耍弄它，帮它选了一个生满跳蚤的土豚洞当作幼崽出生的地洞，致使它的幼崽被咬伤感染，三天就损失了一大半。为了维护它雌性首领的地位，为了将它的孩子们养大，它不得不侵入了苏曼的地洞。杜美拉抢夺了苏曼的幼崽，并设法摧残它们，不让它们长大，为的是等待自己的幼崽一起长大，成为一群不分你我的兄弟姐妹来统领洛克族群。让它万万没想到的是，由于它不给苏曼的幼崽吃饱，干扰

它们的生长节奏——它们不但停止了生长，而且还智力低下。只有豁耳，看起来还机灵。

苏曼死了，用一个母亲超乎想象的能量，不但保护了自己的幼崽，还有它的幼崽。杜美拉的良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它想让苏曼的孩子们好起来，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但它不知该怎么办。苏曼的孩子们已经自动拒绝进食肉糜。

它不敢奢望那三只雌犬姐妹会帮它，它们能安稳地让杜美拉在明年春天繁殖季节到来前当雌性首领就不错了。没有谁能像苏曼那样毫无怨言地狩猎、照顾喂食孩子们，除非姐姐卡塔拉能回来。

进入洛克族群

杜美拉和洛克带领族群成员将幼犬集合到一块，引领着它们走向领地中央杜美拉匆匆选好的一个土豚洞。成年野犬的步伐太大，没有耐心慢下来，小家伙们很难

跟得上，豁耳落在了后面。虽然它身材瘦小，但在十个兄弟姐妹中，它是最聪明的，已经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成年野犬来救助。

豁耳微弱的叫声在树丛里回荡，感官敏锐的阿卡在附近的树洞里听到了它的呼救，好奇心驱使它寻着声音向豁耳所在的地方悄悄靠近，但还没等它靠近，杜美拉就赶了回来，将豁耳带走了，阿卡悄悄跟在了后面。

杜美拉气呼呼地将豁耳叼了回来，其他幼犬都等在新的洞口，你跑我追、你咬我撕地乱作一团，早已不见了其他成年野犬。

杜美拉忧心忡忡，随便扫视了一下洞穴，就将孩子们赶了进去。今天由于搬家，没野犬打猎，不会有吃的了，孩子们在洞中啾啾、啾啾地叫着，表示自己饿了，无法入睡。

杜美拉心烦意乱，身心疲惫，躺在洞口周围的杂草中，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阿卡悄悄来到洞口，偷偷溜了进去。由于阿卡的体形大于洞中任何一只幼犬，甚至是它们的两倍，所以无一幼犬敢对它不敬，它自然而然地就留在了洞中。豁耳

最先学着成年犬的样子，俯下身来将尿液撒在了它的身前，亲吻着它的舌头和嘴唇，表示臣服。其他十五只幼崽都怯怯地不敢出声，远远地躲着它。

卡塔拉和苏米打猎归来，不见了阿卡。它们找遍了阿卡日常藏身的所有地方，也没有找到它的踪迹。它们一夜无眠，天未破晓，就藏在洛克族群新的地洞不远处的灌木丛中，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洞的出口，仔细地辨认着洞中走出的幼崽。

昨天，它们在寻找阿卡的路上，发现了洛克族群坍塌的旧洞穴里苏曼的尸体。它们不放心苏曼的孩子们，它们不相信杜美拉会把它们养大。

一只、二只、三只……一共十六只，它们几乎一般大，都在你挤我撞地争抢着杜美拉的奶头。苏曼的幼崽已经三个月大了，应该早就断奶了……

它们将目光继续转回地洞的出口，期盼着苏曼的幼崽能够早点儿出来让它们看看，一只幼崽探头了，又缩了回去。

卡塔拉又将目光转回杜美拉正在喂奶的幼崽身上。

一只幼崽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左顾右盼，没有加入争抢吃奶的行列，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又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它不时地向洞口的方向呜呜地叫着。

是豁耳，卡塔拉记得清清楚楚，是它在帮苏曼生产时，不小心咬破了一只幼崽的耳朵，长成了一只豁耳。在苏曼所有的幼崽中，卡塔拉最疼爱的就是它。怎么它三个月大了，居然还没有阿卡的一半大？

卡塔拉疑惑地将目光重新移向了杜美拉腹下的幼崽，一只被挤了出来，是苏曼的儿子——短尾；又一只被挤了出来，是苏曼的女儿——白尾……

豁耳等得不耐烦了，跑回洞口，冲着里边呜呜叫着。喂完奶的杜美拉疑惑地将豁耳推开，进入了洞中。

一阵撕咬声从洞中传来，阿卡从洞中蹿了出来，被好奇的雌犬三姐妹围在了中间。

阿卡，这只看起来足有五个月大，实际只有三个月大的小幼犬，伏在地上呜呜叫着，吓得没了主意。它只有呼叫卡塔拉，让它的养母快来救它。

灌木丛中的卡塔拉和苏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也

没了主意。洛克族群的三兄弟就在不远处，如果惊动了它们，后果将不堪设想，它们会把阿卡当作入侵的雄性野犬而置于死地的。

卡塔拉急中生智，迅速冲入荆棘丛中，划伤了皮毛。它垂下脑袋，小声地叫着，一瘸一拐地冲入了包围圈，将阿卡死死地护在了自己的身下，装出微笑的样子，并且摇动着尾巴，似乎在乞求它们。卡塔拉乞求它们放过它不懂事的孩子，放过它们可怜的母子。

焦头烂额的杜美拉，看到了姐姐卡塔拉，掩饰不住的惊喜漫上了它的脸颊。雌犬三姐妹看到了卡塔拉，嚣张的气焰有所收敛，停止了撕咬，静等杜美拉的处理意见。

杜美拉没有把身体立起来，也没有竖直脑袋和耳朵，更没有去咬卡塔拉。它走近卡塔拉，舔舔它的嘴唇，舔舔它的舌头，等待着姐姐的回应。

卡塔拉看着憔悴不堪的杜美拉，又看看等在一边幸灾乐祸的三姐妹，它也舔了舔杜美拉的脸面，算是姐妹之间打过招呼了。卡塔拉俯下身来，带着阿卡，小心翼翼地慢慢向来时的灌木丛方向退去——苏米还在那里等着它们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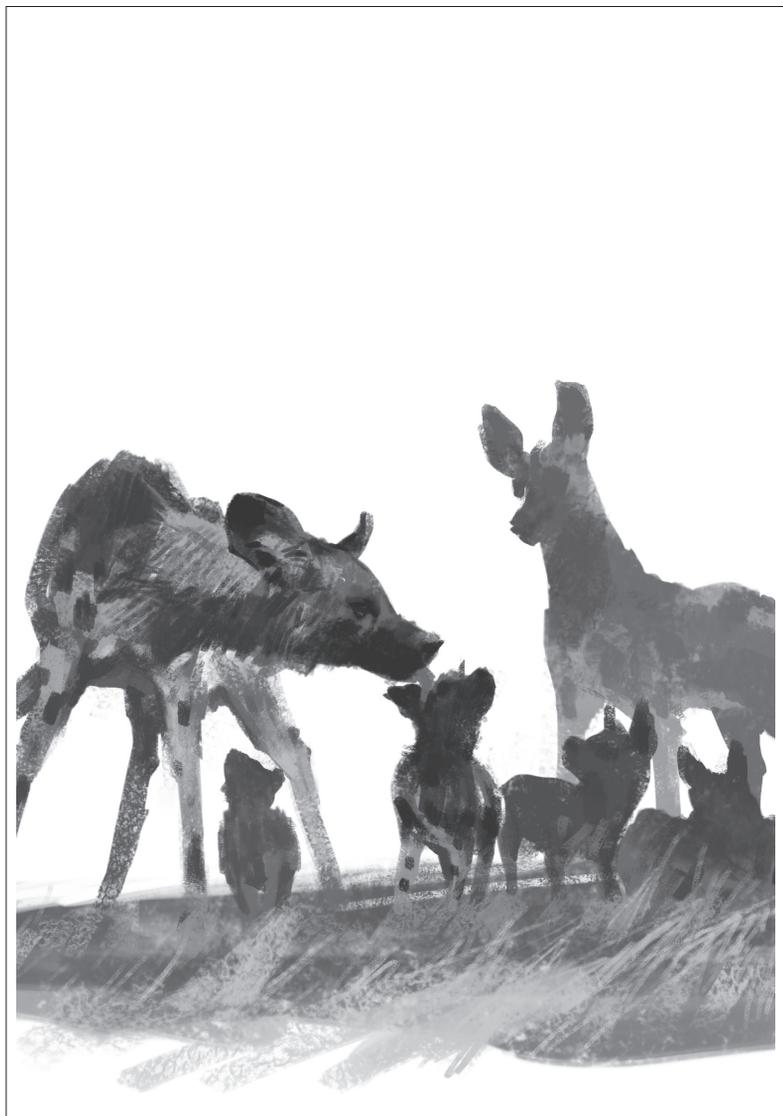
看来，卡塔拉不会加入洛克族群了。三姐妹如释重负，不屑地看了看杜美拉，追随三只雄犬狩猎去了，它们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豁耳追着阿卡，恋恋不舍地喵喵叫着。阿卡不断地回头张望，暗暗放慢了脚步，终于，这对亲兄弟滚在了一起，相互舔舐着脸面。卡塔拉一边回身催促着阿卡，一边又停下脚步，怜爱地舔了舔豁耳残缺的耳朵。

卡塔拉这一细微的举动，让杜美拉看到了希望。杜美拉急忙带领着十五只幼崽跑了过来，拦在了卡塔拉的面前。卡塔拉情不自禁地亲吻了苏曼那一只只可怜的幼崽，悲从中来——唉，希鲁斯野犬家族的子孙如今变成了这等模样，不但懦弱而且痴傻。

杜美拉看出了姐姐的不舍，像小时候一样俯下身来，喵喵叫着，舔舐着姐姐的脸面。杜美拉乞求姐姐留下来，和它一起将苏曼的幼崽养大。

卡塔拉深知杜美拉的心思，它是不会相信杜美拉的。杜美拉将它留下来，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雌性首领地位，将自己的幼崽养大，壮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还



是会想办法遗弃苏曼的幼崽。卡塔尔不想理睬杜美拉的诡计，果断地将幼崽们推回杜美拉的身边。

杜美拉又生一计，将苏曼的幼崽一只只狠狠地踢向远处。它威胁卡塔尔，要将苏曼的幼崽全部丢弃，不再养育它们。

突然，灌木丛中的苏米不顾一切地冲了出来，将它姐姐苏曼的十只幼崽紧紧地护在了身下。苏米要留下来，将它姐姐的孩子们养大。

无论如何，要让苏曼的孩子们长大。

卡塔尔只好将尿液撒在了杜美拉的身前，同时也将自己受伤的瘸腿展示给杜美拉看——卡塔尔示意自己已瘸了一条腿，不能狩猎了，只能在家照顾幼崽们。

杜美拉欣喜地摇了摇尾巴。

就这样，卡塔尔、苏米留了下来，成了十六只幼崽的保姆。

新的生力军

洛克野犬族群是一个奇怪的群体。

作为族群雄性首领的洛克从来不参与狩猎，高兴的时候，它尾随在狩猎队伍的附近，旁观狩猎活动；不高兴的时候，它索性离开领地，外出游荡。

以前，杜美拉总是将千辛万苦捕获的猎物先让洛克享用，甚至于将最好的食物反刍给洛克吃，不惜饿着自己的幼崽。因为它明白，没有洛克的保护，三姐妹随时会将它这个雌性首领罢免，它的孩子们也就无法长大。现在，卡塔拉、苏米加入了族群，大大地提升了杜美拉作为雌性首领的自信心。

同时，三姐妹也会乖乖地把狩猎获得的食物反刍给卡塔拉。卡塔拉将这些食物吞进嘴里，细细地嚼碎了，剔除不易吞咽的筋骨，慢慢喂给苏曼那些还不会进食的三个月大的幼崽，就像当初喂养阿卡一样尽心尽力。它相

信，过不了多久，它们一定能长得像阿卡一样高大健壮。

阿卡被卡塔拉和苏米藏在了希鲁斯野犬家族领地的中心——希鲁斯湖心的小岛上。每当杜美拉带领族群成员狩猎的时候，卡塔拉就呼唤阿卡，让阿卡泅渡过湖面，暂时离开小岛，来到幼崽居住的洞穴附近。卡塔拉会带领阿卡在洞穴附近猎获一些小型食草动物，锤炼阿卡的狩猎技术。同时，它们也会带回一些猎物，给苏曼的幼崽们加加餐。

很快，苏曼的十只幼犬就恢复了生机。其中，豁耳同阿卡形影不离，在游戏的同时，不断向阿卡学习狩猎技巧。渐渐地，其他幼崽也加入到了学习狩猎技术的训练中。有一次，在阿卡的战略布局下，孩子们居然猎获了一只成年雄性野兔。这时，杜美拉的幼犬四个月大，苏曼的幼犬五个月大。卡塔拉依然瘸着它的一条腿在地洞周围走来走去，指导孩子们狩猎。

杜美拉变得不安起来，它没有想到卡塔拉能将苏曼的幼犬喂养得恢复如初，这完全颠覆了它原有的预想。近一个月来，苏曼的孩子们出乎意料地生长迅速，将它

四个月来苦心经营的阴谋彻底粉碎了。现在，它的孩子比苏曼的孩子们小了整整一圈，它的孩子跟在苏曼的孩子们后面玩耍嬉戏。

卡塔拉非常清楚杜美拉的不满，因此它加紧了对幼犬们的训练。卡塔拉经常让阿卡带着它的弟弟妹妹们在草原上驰骋狩猎，它则在一边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时刻警备着。

旱季转瞬间就变成了雨季。稀树草原上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树木和草地都披上了翠绿的新衣。

阿卡已经十个月大了，身材长得比成年犬还大，却还是很淘气、很贪玩。它经常忘记了卡塔拉的嘱托，带领弟弟妹妹们做一些很冒险的狩猎游戏。十六只幼犬的身材也长得差不多跟成年犬一样大了，它们完全听命于阿卡，在狩猎游戏中担当起各自的责任。

年少的野犬把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狩猎游戏。尽管它们从来就没想过要杀死成年的斑马，可是和斑马闹着玩，也挺有意思；尽管它们知道长颈鹿的蹄子又大又有劲，可是招惹一下长颈鹿，和它们开开玩笑，也挺有意

思；尽管它们知道公水牛的角锋利无比，可合起手来挑逗一头脾气古怪的老公水牛，也挺有意思。

这几天，它们盯上了领地附近树林里的一只刚刚八个月大的小花豹。

前几天，它们本无恶意地将它围在树下的岩石洞口，只是想跟它开开玩笑。没想到，吓坏了的小花豹情急之下爬上了附近的一棵小树，呼唤来了它的妈妈。凶猛的花豹妈妈将跑在最后的豁耳的尾巴生生咬下了一截。

今天一早，豁耳发现花豹妈妈出外打猎了，将小花豹独自留在了岩石洞中。得到消息的阿卡迅速集合起所有的幼犬，悄悄叼来多刺的荆棘，堵在了小花豹所在的那个岩石洞口。没想到，胆小的小花豹吓得一整天都不敢出洞。小野犬们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一只只都回家去了。只有豁耳和阿卡还在坚守着，躲在不远处的草丛中，等着看小花豹的窘态。

等着等着，小花豹还是没有出来，豁耳和阿卡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瞌睡。

天黑了，狩猎归来的花豹妈妈在树上几次呼唤小花豹进食，都不见小花豹出来。花豹妈妈急急忙忙地赶回

洞中寻找，没想到，一头扎进了多刺的荆棘里。随着一声豹吼，草丛中睡着了的豁耳和阿卡同时惊跳起来。

恼羞成怒的花豹妈妈一口就咬向了豁耳的颈椎。躲在灌木丛里暗中保护幼崽的卡塔拉立即飞扑过来，用肩胛挡住了花豹妈妈伸向豁耳的锋利牙齿，打乱了花豹妈妈准确的噬咬点。花豹妈妈又一次被掀翻在多刺的荆棘里，惊慌失措中，居然被阿卡一口咬住了喉管，一命呜呼。

如今风水轮流转，希鲁斯野犬家族也可以报仇雪恨了。

这只花豹正是一年前咬死傻叔的那只母豹，阿卡炉火纯青地运用了希鲁斯野犬家族猎杀的独门绝技，并且还将它发扬光大。苦难多舛的命运，使希鲁斯野犬家族未来的雄性首领提前强大起来了。

卡塔拉不顾自身被花豹划伤的伤口，热烈地舔舐着阿卡的面颊，喃喃地呜咽着。强大的希鲁斯野犬王朝的影像，第一次清晰地出现在了它的脑海中，而不是在梦中：

阿卡带领着它的弟弟妹妹，驰骋在这片希鲁斯野犬家族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小野犬跟在

了它们的后面——它们都拥有着一一条纯白色的大尾巴。

勇敢的母亲

洛克的两个弟弟受够了洛克的傲慢和懒惰。

这几天，它们和洛克之间的分歧逐渐升级，争斗在所难免。洛克的两个弟弟似乎胜券在握，三姐妹加入到两兄弟一边，杜美拉加入到洛克一边，卡塔拉和苏米则保持中立。

更危险的事件在影响着这片草原上的平安。

前几天，南方草原上的最大鬣狗群——马尔哈姆鬣狗王朝发生了内讧，鬣狗群分裂成了两个阵营。

在深夜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腥搏杀，几十条粗嗓门“啊哈——哈”地狂笑着，仿佛群魔乱舞。中间夹杂着翻滚扑打的声音和咽喉被咬住时发出的呜咽声。天亮时分，一贯专横暴戾的鬣狗女王被赶出了马尔哈姆湖

畔，拖着一条瘸腿，带着它十二个遍体鳞伤的亲信来到了希鲁斯河畔。

夜晚，这群鬣狗眼睛闪烁着绿光，如同一盏盏游动着的小灯笼。在希鲁斯河畔草原上，它们东奔西跑，寻觅着猎物，在希鲁斯野犬家族的领地上横行无忌。

洛克和杜美拉只好蜷缩进早已废弃的养育幼崽的土豚洞中，避免夜间遭遇鬣狗群的突袭。洛克的两个弟弟和野犬三姐妹，也远远地躲进领地边缘的灌木丛中。尽管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还在继续，但白天还得一起狩猎。

在重重危机中，卡塔拉一天也没有放松对十七只少年野犬的训练。它必须要让孩子们掌握足够多的本领，才能应对随时都可能降临的灾难。

并且，卡塔拉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不怀好意的鬣狗女王的追踪。

卡塔拉已跟踪观察鬣狗女王好几天了。它知道，鬣狗女王和它的十二个同伴已经接连三个夜晚没找到可以果腹的食物了。按常规，鬣狗大多是在太阳落山以后一小时出来活动，它们擅长夜间狩猎。而野犬擅长白天狩

猎，因为它们在白天具有视觉优势。可现在，鬣狗们已经饿极了。卡塔拉断定，鬣狗女王会带领它的同伴白天出来觅食。

果然，在骄阳似火的正午，专横暴戾的鬣狗女王肩胛高耸，脑袋低垂，在希鲁斯河畔的草地上跋涉着。

此时，卡塔拉和苏米正将一只刚刚捕获到的黑斑羚拖到领地中心，准备分给孩子们吃。

秃鹫开始向这边集合，盘旋在天空，久久不散。狩猎经验丰富的鬣狗女王明白，这意味着食物。鬣狗女王抽了抽鼻子，突然站立起来，昂起头，发出刺耳的嚎叫声，“啊哈——啊——啊哈哈”，它向它的十二个同伴发出了狩猎的信号。

听到鬣狗群狩猎的声音，卡塔拉和苏米将黑斑羚扔给了洛克三兄弟，迅速带领十七只少年野犬向领地中央的希鲁斯湖跑去。阿卡带领着弟弟妹妹们迅速在湖心的小岛上找到了各自的立足点，向卡塔拉发出了一切就绪的信号。然后，阿卡跳入了湖中，潜伏在芦苇丛中。阿卡向它的兄弟姐妹动了动耳朵，所有的少年野犬都跟着动了动耳朵，安静下来。

此时，洛克和它的两个弟弟由于黑斑羚的分配问题产生了争执。

“呜——”，洛克龇牙咧嘴，发出了威胁性的咆哮。

“呜——呜”，洛克的两个弟弟毫不相让，也发出威胁性的咆哮。

这种争执逐渐演变成一场不可收拾的内斗。野犬三姐妹都支持洛克的两个弟弟，向着洛克和杜美拉发起进攻。洛克夫妇同时遭受五只野犬的围攻，狼狈地嚎叫着，却孤立无援。

正在野犬族群内斗之时，鬣狗来了。

十三只鬣狗嚎叫着，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把七只野犬围在中央。它们无一不呲着白森森的牙齿，发出恐怖的吼声。

野犬们仍在围着黑斑羚激战，相互撕咬着，根本没有心思去搭理它们。

鬣狗们发现，它们的威胁失效了，这似乎让它们有些沮丧。

但鬣狗们很快就明白过来，它们的牙齿是容不得这

些野犬轻视的。

鬣狗女王一个腾跃，跃上了洛克的背部，张开有力的双颌，一口就拧断了洛克细弱的脖颈。可怜的洛克临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遇害的。

无论从体形、牙齿的锋利程度，还是双颌的咬合力来看，相比于鬣狗，野犬在格斗中都处于弱势。现在，面对这十三只穷凶极恶的鬣狗，洛克野犬族群连数量优势都没有。即使洛克三兄弟、加上野犬三姐妹、再加上杜美拉，它们也不是十三只成年鬣狗的对手。

这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屠杀。

剩下的六只野犬仓皇应战。只有杜美拉和野犬三姐妹冲出重围，洛克的两个弟弟都在凶残的鬣狗的爪牙之下毙命。野犬三姐妹夺路而去，今生今世，它们都不会再回到希鲁斯河畔。

跟着野犬三姐妹逃跑的杜美拉突然停止了奔跑的脚步，转身向领地中央的希鲁斯湖跑去，它要去保护它那还未成年的孩子们。

野犬与鬣狗的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盘旋在空中

的秃鹫趁机落下来不但吃掉了黑斑羚，还吃掉了洛克，鬣狗们只吞吃了洛克两个弟弟的残骸。鬣狗们饿得太久了，这些猎物不足以填饱它们的肚皮，反而使它们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焦躁。终于，它们循着气味踪迹，找到了在希鲁斯湖心小岛上避难的少年野犬。

少年野犬们静静地在湖心小岛上对望着湖岸上吠叫不停的鬣狗们。

狡猾的鬣狗女王布置好了包抄方案。十二只鬣狗分别守住了湖中的四个出口，只等着瓮中捉鳖。它自己趁着夜色，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湖中，慢慢靠近湖心小岛上少年野犬们的立足点。

就在这时，杜美拉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希鲁斯湖的东面出口。

三只鬣狗同时扑向了它，胡乱咬住了它的背脊、肩胛和腹部。藏在湖边高高芦苇丛里暗中保护孩子们的卡塔拉和苏米，几乎同时跃出了隐身之地，一左一右挡在了杜美拉的身前，厉声嚎叫着，想吓退鬣狗的进攻。可是，三条野犬无论如何也打不过三只鬣狗，尤其是在野犬不善于行动的夜晚。

鲜血的味道，从杜美拉的身上弥漫开。

被饥饿煎熬着的鬣狗，嗅到了鲜血的味道，便肆无忌惮。其他三个方向的九只鬣狗也胆大包天地违背了女王的命令，“啊哈——哈”地嚎叫着，向着这个方向聚拢。

此时，卡塔拉为阻挡鬣狗们对杜美拉的噬咬，已被撕咬得面目全非。它的后腿已被咬掉，腹部也已被划开。它用最后的力气向阿卡发出了战斗的指令，然后死死地抱住了一只鬣狗，咬住了对方的脖颈，同时也被对方咬住了喉管。双双倒地，同归于尽。

这位勇敢的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地做过母亲。但它千辛万苦地养大了希鲁斯野犬家族的十七个孩子，体验了一个母亲所有的痛楚，为此付出了一个母亲所能付出的一切。

湖岸上的喧嚣声，分散了潜在水中的鬣狗女王的注意力。

忽然，它的四条腿毫无征兆地划入了水中的荆棘丛中，钻心的疼痛使它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啊哈——哈”的呼救声。



已在芦苇丛中等待多时的阿卡，听到了卡塔拉临终时发出的攻击信号。它悄无声息地绕过荆棘，偷偷靠近了鬣狗女王。这些荆棘是按照卡塔拉的吩咐，阿卡带领着弟弟妹妹们在水下设置的陷阱。

阿卡准确无误地咬住了被湖中荆棘缠住的鬣狗女王的喉咙，呼救声戛然而止。

前来救援的十一只鬣狗疑惑地相互吠叫着，等待着女王发出进攻的命令。

少年野犬们在水中用力拍打着水花，发出排山倒海的浪涛声，并高声吠叫着。吠叫声和浪涛声相互激荡，仿佛有成百上千只野犬站在前方。

鬣狗们相互推搡着，紧张地分不清敌我，谁也不敢潜入水中营救自己的女王。

鬣狗女王的尸体慢慢漂出了湖面。失去头领之后，鬣狗们只好放弃了眼看已到手的猎物，仓皇逃跑了，逃回了它们的南方草原——马尔哈姆湖畔。

少年野犬们胜利了。它们哀声吠叫着，悼念着它们勇敢的母亲——卡塔拉。

尾 声

季节在不断轮回。雨季过后是旱季，旱季过后又是雨季。

阿卡带领着它的弟弟妹妹，驰骋在这片希鲁斯野犬家族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小野犬跟在了它们的后面，这是一个真正的野犬王朝，如同卡塔拉梦中的景象。

它们都像卡塔拉一样，拥有着一一条纯白色的大尾巴。

自然博物馆 非洲野犬

拉丁文学名：*Lycaon pictus*

分类：哺乳纲 食肉目 犬科

非洲野犬，又名四趾猎狗、非洲猎犬，是唯一拥有彩色毛皮的犬科动物。

非洲野犬外貌像腿长身短、体形细长的狗。毛皮短并掺杂着黄色、黑色、白色或灰色等多种颜色。大而圆的耳朵，看起来与头部不成比例。腿部细而长，使它得以长距离地快速奔跑。尾巴相当短，末端通常为白色，是此种类特有的标志。

雌雄野犬长得都很像，它们的体形和体重也差不多，体重通常为25千克左右。

非洲野犬除了繁殖期外，从不单独生活，而是按

等级群居游猎。一般来说，野犬群里的雄性要比雌性多，但并无一定的比例标准。

在一群非洲野犬中，所有的雄性相互之间都有亲属关系。约有一半的雄性野犬会留在它们出生的野犬群内，以确保族群的延续，另一半则在成年后移居到其他地方。雌性野犬则与此相反，全部来自其他族群。当雌野犬18~24个月大时，它们通常会一起离开自己出生的族群，而去寻找欢迎它们但缺乏成熟雌犬的族群。在加入新的族群不久后，这些雌犬便开始划分等级。

在一群野犬里，雄犬和雌犬的等级可以并存。而由于对等级的尊重，使得整个犬群的凝聚力和延续性得以确保。但野犬所拥有的等级并非永久不变。

雌犬首领经过69~73天的妊娠期之后，十来只有着大而皱的耳朵的小野犬会出生在巢穴里。此时，巢穴周围便成为这群野犬聚居的地方。在最初的3周时间里，这些小野犬不会离开巢穴，而由妈妈喂奶。哺乳期持续6~12个星期。等到这些小野犬3个月大时，

野犬群便放弃巢穴，再度开始游猎的生活。

小野犬长得非常快，待在外面的时间也愈来愈多。它们由整个族群来照顾。小野犬花费许多时间与同伴嬉戏。游戏在它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由此也让它们学习到未来日常生活中将要运用的动作和姿势。

非洲野犬群是组织严密的捕猎团队，整个野犬群都依赖首领的经验。在出发捕猎前，所有捕猎群的成员都会聚集在一起，依照仪式相互行礼。这个隆重的仪式表现出犬群的团结和一切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观念。

非洲野犬有长跑的能力，它们能够追逐猎物达几千米远。不过它们很少会跑得更远。当野犬群追逐一群动物时，它们会分成几路来包围其中一只，并且让它绕圈跑。在这场接力赛中，野犬轮流消耗猎物的体力，最终使它一下子就被抓住。最先抓住猎物的都是那些最快、最灵巧或是距猎物位置较近的成员。它并不当场扑杀猎物，如果是小型的动物，它们便用力去

撞翻猎物，通常会跌在一块。对于体形较大的动物，它们会持续追逐，试着去咬住猎物的嘴唇以求加以控制。一旦成功，它就会弓起身体，以便能用全身的力量把猎物拖住。当猎物停下后，其余的野犬便蜂拥而上，并立刻开始嚼食猎物。

今天，非洲野犬正处在灭绝边缘，自然界中仅存两三千只。

非洲——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袁 博

八岁时，我写了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已经连续创作动物小说十六年了。出于对动物学的兴趣，我成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后来转入中文系。现在，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由于所学专业的原因，我用寒暑假的时间到云南、贵州、青藏高原等地进行动物学、民间文学和人类学考察。草原和高山上的太阳、月亮、星辰、疾风，以及那里形形色色的生灵，都告诉了我许许多多书本上读不到的哲理。

与动物和自然相处的经历，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这些经验不仅为我提供了动物小说创作素材，更教会了我如何去理解自然，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观念。而非洲，那片属于大型野生动物的土地，唤起了我最初的

创作热情。

非洲，是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上小学时，我在一座被群山环抱的野生动物养殖基地生活了三年。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巨大，由数座连绵的山丘组成，四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养殖基地中的围栏依山而建，相当宽敞，给成群的梅花鹿、鸵鸟、孔雀等动物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动物在野生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进入不同的野生动物养殖区域，就如同进入了不同的世界。

养殖基地的东北角位于地势平坦的山脚下，是黄沙连绵的鸵鸟养殖区，被围栏隔开的鸵鸟群踏起滚滚黄尘。负责饲养鸵鸟的是一个饲养员爷爷。他是一名很有经验的野生动物饲养员，曾经在南非、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农场和私人动物园工作过。他养过非洲野水牛、养过斑马、养过鸵鸟……甚至还养过一头非洲象！

那时，我最喜欢看科普书籍。从书上，我知道野生的麻雀可以驯养为宠物。于是我想，鸵鸟应该也可以驯化的。在我的一再央求下，饲养员爷爷开始和我一起驯

服一只两三个月大的小鸵鸟。没多久，我便在饲养员爷爷的带领下，骑着鸵鸟到附近的山村小学上学了，所到之处，赢来一片赞叹声。那时的我，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想：“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个骑着鸵鸟上学的孩子吧。”

在野生动物养殖基地，饲养员爷爷是我最好的朋友，常常给我讲一些来自非洲热带草原和牧场的动物故事。饲养员爷爷说，花豹和狒狒群是非洲草原上的世仇，在非洲的旷野中时常能看到狒狒群与花豹争夺领土的场面；非洲野犬是非洲草原最聪明的动物，在一只受伤的非洲野犬最困难的时候，饲养员爷爷曾经把肉块喂给它吃过；在非洲时，饲养员爷爷曾经参与过捕捉野生鸵鸟的行动，以便得到优良品种；繁殖季的雄性非洲野水牛脾气非常暴躁，饲养非洲野水牛需要十分小心……

饲养员爷爷还曾经给我讲过一只白狮的故事。一只白色的雌狮时常在农场附近游荡，而关于这只狮子的来历，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在饲养员爷爷口中，这只白色的雌狮是极为神秘的动物。学习了生物科学之后，我明白了这种情况是非洲狮的一种基因突变，而白

狮在野外环境下将比它的同类面临更多的危险与挑战，能活到成年的白狮必然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磨砺。

在辽阔无边的星空下，我依偎在饲养员爷爷身旁，听着雄鸵鸟雄浑的吼声，想象着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大陆……后来，我以饲养员爷爷口中的故事为原型，写下了许多关于非洲动物的故事，这是我最早创作的一批动物小说。

现在，我把十几年来陆续写下的关于非洲的几部动物小说重新整理创作，作为“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整体推出，包括《豹的世仇》《狮子的心》《野犬王朝》《野牛的故事》四部。原本应当属于“非洲系列”的长篇小说《鸵鸟家族》已在“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旷野系列”中出版，就不再纳入该系列中。

在这个系列中，我在探索一种与“旷野系列”（《火烈马》《狼群的覆灭》《鸵鸟家族》《猿人部落》）不同的动物小说写作方式。我希望能用翔实的动物学事实、曲折的情节、口语化的语言，向小读者们讲述那些来自非洲的动物传说……
